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毛詩或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毛詩說序生先野侭

呂柟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毛詩說序卷之一

明　高陵呂　柟涇野著

國風

周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夏而始和。萬象至南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心之憂思在乎進賢淑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荇菜者何。曰、鳥獸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至爲宜。草木之行於后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既曰寤寐求之。又曰寤寐思服。不亦復乎。曰、旁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芼亦言左右者何。曰、凡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廣在樂以興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說。不亦背乎。曰、在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母。自

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黽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刈濩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賛勞。不害爲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頃筐也。況其行(去)不惟寘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爲君子。金罍兕觥之我爲后妃。不亦已析乎。曰、此夫婦一體之辭也。可以見其爲情矣。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則所未喻也。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曰。卷耳、興也。

樛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夫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縈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纏則久而有終。纍而後荒荒而後縈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起而不相害。性之和也。繩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蟄而復生。生而復蟄。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穀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榮也。舉不違乎相配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尙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穀問、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兎罝、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佃曰。椓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逵。猶有所見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中逵、中林。何與。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干城。中逵、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而不見。故腹心耳。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兎罝之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穎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囊。女正位乎內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兎罝。遠至于芣苢。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奈何。曰、婦人以君子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苦。故未見思之如飢。既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既見君子爲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道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中矣。螽斯德被子孫矣。桃夭兔罝芣苢化及中國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南。此夫子刪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穀曰、何也。曰、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關雎興后妃。鳲鳩興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別。其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鳲鳩均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欠。故言成。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供蒸豆。況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僮僮而又祁祁。思之已永矣。職又何失乎。

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久役也。外苦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惙惙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惙惙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濱潦盛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能循未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柰何曰南國之人曰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恨其不蔽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弓宴于魯季武子指嘉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甚矣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之懼強暴也設有速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女之皆化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紽五絲五總焉不儉而能之乎退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纚五纚爲升倍升爲絟倍絟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縰然則紽猶在纚升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斂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又儉之至也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徧也德如羔羊何也言稱服也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也繁露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跪飲其母類禮

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意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甯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者何也。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完歸哉。奚與乎曰、言雷且有定處。君子不遑。曾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奈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之庶士。必及此吉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肖征。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嚮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勢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奈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處。處而后歌。以與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與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凌。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璽曰、何哉。曰、死麕非鳴鴈之噭噭也。感帨吠尨。非桃夭之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曰、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曰國史。

或曰衞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遠註吾從舊

何彼穠矣平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甕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曰曲說也桃李絲綍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綍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惟尊貴耳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人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甕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楊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發五豝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琉曰何謂也曰言柏舟而汎流有嘉謀不見用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君之不聽矣往愬兄弟亦遭其怒蓋僚儕之皆變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巽焉閔侮紛然而來使我寤辟之有摽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常亨也豈憶日月更爲微虧可憂一至此邪當是時也予欲奮飛以遯而羣小以我爲沽名禍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柏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爲孔子可以當之然

則何以知其爲頃公也。曰、頃公者、隳廢社稷之證。嘗賂王請命矣。又在靖伯、眞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注以爲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照奮飛。其何以爲訓乎。

綠衣、衞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柔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憂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憂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得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勖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二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妾。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何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與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碏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目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者、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

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琥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謔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于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謔浪倨敖而笑耳。又或惡

其正已也。遂不至親前矣。況州吁哉。衞亂可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嚏懷也。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琉曰、何至契闊之不洵乎。曰、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是將非丈人。士無鬬志。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勇而無禮。淺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偕老。今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爲孝乎。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則爲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之過小而不怨。則得之矣。都毛公以爲成孝子之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甯其居乎。棘心夭夭。喻劬勞。其爲薪也。喻無令人。尤可觀。

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繼祖曰、何也。曰、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忮求。其時之難處。亦可知矣。富時也。既嘗入邶。又以燕師伐鄭。以報衞牧之役。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公平盟於瓦屋。而後釋東門之役。軍旅之數。從可知也。

匏有苦葉、刺衞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者。奈何。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深反厲。淺反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之宜也。夫姜、伋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子

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尚待冰泮。涉舟之人。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改悔也。嗚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寡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衞者乎。毛公曰泥、露、衞之二邑。

旄丘、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衞也。何也。曰、葛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而不救焉。斯曰靡所與同。褒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婉而盡邪。黎在衞西。泥、露在衞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與。

簡兮、刺不用賢也。衞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美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達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榛苓與不美。

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

衞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奈何曰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甘貧蓋我之難有不可以語人非爲貧窶也斯賢也其以懼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室人又交謫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

北風刺虐也衞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赤狐黑烏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而極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衞淫亂忘國未聞威虐夫北風雨雪喻虐已明況未有淫亂而不威虐者乎春秋於衞宣入郚之師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衞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俟于城隅貽我彤管之女乎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遽除戚施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也衞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者何也曰其以衞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琉曰何謂也曰共姜之志

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己也。興以柏舟者何。曰、柏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髦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弒其兄。恐非其然也。

牆有茨、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爲長而不可詳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肇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衞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穀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玼翟鬢髮玉瑱象揥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瑳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閒之。三章惜之也。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衞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琉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遺其母而言兄。猶爲温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衞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亶其然乎。昔鄭卓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爲亂矣。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未久爲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況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穀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兵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夫桑中者。昔爲淫奔之淵藪。今爲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柰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寒淵而已。其效足使騂牝三千。桑田之盛又何如也。

蝃蝀、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恥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衞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既正其羣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惡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馬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有其進無已之意。程子曰。畀笞也。予、交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既不我嘉。則知唁衞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爲稱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憫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衞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亦則惠公朔子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魯文公于棐。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衞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祖學曰、以爲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爲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于切磋琢磨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己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衞。而北宮文子賦此詩以比宣子。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好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卽其所乘之車。嘆其寬廣自如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也。曰、鄭氏以爲誓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爲誓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槃之言。亦人情之常也。程子以爲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是雖忠厚和平。則又過以己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爲得也。夫莊公之朝。以一石碏而不能用。考槃之詩宜爾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憫而憂之也。何也。曰、其亦惡州吁之亂乎。故先言族類之正。見其若得生子。則必貴且賢。次言容貌之美。見其若得生子。則必美且材。故遂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使莊姜之有子也。今柰何使庶姜孽孽。嬖而有子。而媵臣皆竭武而倨傲。莊公者。既如施罟不能制鱣鮪之發發。又如葭菼之陰草。亦揭而長大乎。眞河流之性也。故程子以末章爲興云。鄭氏云。一章言容貌之美。兄弟且正大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故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夫既刺矣。又何以美反正乎。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二其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猶爲知正乎。然已晚矣。由是知良心人皆有之。染宣公之化。遂不知止。以至此極耳。然則賢士君子一失其身于邪汚。雖悔何追。

竹竿、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何以知其不見答乎。曰、如其夫之見答也。豈如此詩之所云乎。然而終不歸者。則猶爲有禮乎爾。不然。則以衛國之亂而思之。猶泉水、載馳之類乎。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祖學曰、何也。曰、其亦異乎童蒙之吉乎。故言雖佩觿佩韘垂帶容遂。若成人然。而其實材能不足以甲於衆人而君國。猶稺子耳。胡然乎其遽驕哉。是詩也。其作于奔齊之間乎。穀梁子曰、惠公初立。見天子。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屬負茲然於是乎衛立黔牟矣。故其後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而王人子突又救衛。春秋亦書其名。曰朔入衛。其人可知矣。故毛萇

曰幼稺之君在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衞思而不止也何也曰柰於河廣見襄公之孝與其母之義矣其亦襄公有奉母以歸之思而母制於義不反者乎讀其詩義自見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然則何以爲刺時也曰久役而夫婦怨曠猶爲時之美乎故毛公謂此爲從王伐鄭之役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弘學曰何也曰鰥夫無裳無帶無服而寡婦與憐之雖其政教衰猶爲存乎邪
木瓜美齊桓公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也琉曰安成劉氏謂比桓公之德如草木爲非詩意者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尚當報之以瓊琚瑤玖況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贈也然則又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衞因北宮文子之賦淇澳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可以觀木瓜矣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也璽曰何謂

也、曰忠而實、可以觀怨矣、然其曰此何人哉、則其所以致怨於幽王者深矣、故元城劉氏曰、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所感之心、終始如一、此詩人之意也、鄭康成曰、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大夫之謂何、曰、或當作婦人字、不然、則大夫下遺妻字也、蓋雞棲于塒、于桀生羊下來、下括者、皆婦人所見之景耳、孔氏謂在家之大夫、亦非也、然則何以云思其危難、曰、其以不知其期、曷其有括、而知之乎、其言刺平王者、亦以戍申戍許之類邪、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召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何也、曰、其儉德之避難乎、其猶魯師摯、衛簡兮之徒乎、故輔漢卿曰、賢者隱於樂官、而以全身遠害爲樂、則其時可知矣、毛公曰、由用也、房、房中之樂也、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何也、曰、揚之水、深矣哉、其所不言者廣矣、蓋謂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於是乎見平王忘君父而戍賊臣、人倫滅矣、不能以長諸侯耳、號令不及於天下、而專勞畿內之民、又何言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者何、曰、如王政行、豈有仳離之女也、然其曰遇人之艱難、不淑、則但怨其夫而不咎王、猶爲溫厚乎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者何、曰、惡之甚、痛之切、其惟兔爰

乎。故其言曰百罹、百憂、百凶。而欲無叱、無覺、無聰者。其以王及鄭師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爲憂凶之極而不忍聞之者乎。然則菟爰爲鄭莊而雉羅爲桓王矣。其曰桓王失信者何。曰本兵興之始也。兵興之始者。王奪鄭伯之政耳。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何以知其爲王族也。曰、係之王風。而以葛藟爲言。猶爲王族有戚乎爾。然則謂之平王奈何。曰、以其東遷之時不顧九族乎。孔氏曰。棄其九族者。謂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敍而親睦之也。

采葛、懼讒也。奈何。曰、其以葛蔓生。蕭科生。艾蒼白色。如讒邪之人變亂黑白乎。一日不見。如三月、三歲者。何也。曰、小人欲進讒言於君。其親昵之狀如是耳。其當桓王失信之時乎。毛公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憂及于讒矣。蕭以供祀。艾以療疾。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何也。曰、言古之大夫。德稱其車服。而其下或有邪思者。畏之至死不敢。今則禮義廢而淫奔盛。何往日之不若耶。設使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豈至於是乎。然則乘檻檻啍啍之大車。服如菼如璊之毳衣者。不亦可愧耶。毛公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男子之服。服毳衣以決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也。何曰、麻直生者也。麥與李養人者也。皆在丘中焉。是賢人而在野矣。故曰彼留子嗟、子國。留者、留於丘中而不進也。安得其來施施。來食王祿。而貽王以佩

玖乎、佩玖者、彼身所有之寶善道也、夫莊王在位十有五年、春秋無一事可書、況周公黑肩爲子克之故、且欲殺王、非辛伯以告、幾乎不免、其時可知矣、毛公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佩玖、美寶、孔氏曰、猶美道也、

毛詩說序卷之二

國風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琥曰、何以知善其職。曰、桓公而死犬戎之難。已可知其平日矣。若武公屈突者。定平王於東都。傳曰、周室東遷。晉鄭焉依。當是時也。受虢、檜、鄶、蔽、補丹、依畔、歷莘十邑焉。改衣、授粲。又何言也。曰、桓輔四王。而王身弒。武輔平王。而王道衰。猶爲善於其職乎。曰、孟子不云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但驪山舉火。諸侯背叛矣。而桓獨死洛陽一遷。諸侯不至矣。而鄭獨從。猶爲彼善於此乎。厥後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晉平公享之。賦嘉樂。而子展賦此。叔向命晉侯拜曰、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子展蓋比平公如己之先君矣。毛公曰、粲、采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何也。曰、小不忍乃大忍也。初段之請京也。祭仲諫以爲非制。後將弗堪。莊公不勝其母。則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果襲鄭矣。是詩蓋謂祭仲無踰我里、牆園、折其樹杞、桑、檀。以喻害吾弟也。故毛公曰、將、請

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杞、木也。折、言傷害也。然實則假仁義而害其弟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云。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夫京人美叔段之居巷、飲酒、服馬。而洵美仁武矣。以爲刺莊公。何也。曰言段之不義得衆。而治兵繕甲以出田。已萌襲鄭之志矣。是巷無居人也。是莊公教之也。初、祭仲之諫封京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之諫貳西鄙、北鄙、及收廩延也。公則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曙。厚將崩。其諸莊公以惡養天倫而因以剪之乎。信乎其志慘矣。故曰刺莊公也。東萊呂氏亦云然。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何也。曰、射御之善。言其才也。暴虎火烈。言其勇也。如是而得京人之愛者。將非以私恩結之而思欲襲鄭乎。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敵於境上。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本。故作是詩。何也。曰、鄭之人君凡執政之臣。皆可知也。故春秋書鄭棄其師。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何也。曰、古之君子。洵直且侯。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美士。其服羔裘。宜也。今則不然。而猶如濡豹飾。三英焉。不亦可愧乎。厥後子產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則是詩之亡久矣。毛公曰、鄭自莊公而賢人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也。侯、君也。三英、三德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也。曰、掺執祛手。思之切也。無我惡斆。不敢直言其

君子厚之至也不寔故者留之以道也留之以道者猶孟子所謂予豈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用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也鄭氏謂子無惡我挈持其袂我乃以莊公不達于先君之道故耳若是則非所以善留賢者之辭賢者滋去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蓋言古之夫婦交相儆戒宜如琴瑟又欲君子親賢友善無所愛于雜珮今則不然者何也其亦在上者之過與以是知詩人之厚也宜相樂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祖學曰夫齊侯之欲以姜氏妻忽也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又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若忽之辭昏皆不可謂不美也而國人刺之者何哉曰夫道有經權時有常變故君子惡夫小信破義曲廉而害道者忽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蓋與息侯之滅宋襄之敗均耳故詩不顯其事特以其情曰縱爾忽之不好色也則彼美孟姜者洵美且都德音不忘不但顏如舜華佩玉瓊琚者而已也如之何辭之至于見逐于祭仲遂無大國之助乎不亦愚邪故毛公亦以刺不見親迎齊女同車也然則此亦未必爲鍛鍊羅織鄭忽之罪若以爲涇渭之辭又何珮玉瓊琚德音不忘之有邪厥後鄭豐施使子旗賦此詩以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昵燕好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以是知刺忽之不昏于齊也益信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何也。曰、山則有扶蘇、橋松。濕則有荷華、游龍。然矣。彼忽者。不用子都子充之賢。而用狂且小人。何也。何美之有乎。毛公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扶蘇荷華、喻高下大小各得宜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也。曰、木落則風吹。君倡則臣和。其常也。今鄭忽爲其臣祭仲所逐。是其忘也。不倡而無和。曾風蘀之不若也。厥後。印癸子柳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亦曰。鄭其庶乎。則又取昏倡而鄭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何也。曰、其賢者親愛之意乎。言狡童何其無知之甚也。使當時與我言。與我食。豈至見逐于祭仲。出奔於衞哉。惟此之故。使我不能餐息。其誰之由也。故毛公謂權臣擅命。祭仲專國也。鄭康成言賢者憾其不與我言也。朱子以是序爲昭公無辜被謗。夫爲人君不能守其社稷。其罪重矣。又何謗乎。且紂天子而未亡也。當時之人。皆謂之獨夫。受。而況於忽乎。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何也。曰、突忽之際。鄭人之苦甚矣。言子惠思我。則當褰裳涉溱洧以正我也。不然。豈無他士哉。又言所以致有今日者。皆突忽狂童之故也。故毛公亦曰。狂童恣行者。突忽爭國。更出更入也。厥後。鄭子太叔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游吉拜焉。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也。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自是之後。晉能庇鄭。二十餘年。不受楚師。其視齊不救忽之時則異矣。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故婦人言彼丈夫者。雖其資質丰昌。俟我君堂之地。而我適有他心不送。既已悔之矣。然我衣裳皆錦。而又以褧襲之。不羨爾之丰昌也。其親駕予與歸。無徒俟之君堂乎。然則以爲刺亂者何曰、如其有政。豈至是乎。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何也曰、言相奔於阪上之茹藘。栗間之家室。時之無政甚矣。鄭玄曰、女奔男之辭。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何也曰、言世之亂也。若風雨淒淒、蕭蕭、如晦也。而君子者。則如鷄鳴之喈喈、膠膠、而不已焉。今也安得見此人乎。故鄭氏曰、喻君子居亂世而不變節也。厥後鄭駟偃子游賦此餞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是可觀風雨矣。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何也曰、言青青子衿。我思之悠悠者。望以成材爲用也。縱我不往教。然亦不寄音以求學。而挑達于城闕。使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乎。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不嗣音、不來、以思其忘己也。鄭康成曰、國亂。人廢學業。但知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爲樂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也。何也曰、言揚之水不流束楚、束薪。而忽之見逐。則無忠良兄弟以相助。是以逐於祭仲而弒於高渠彌也。故鄭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喻忽之政教亂促。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言與突爭國也。惟予與女者。作此詩者、同姓之臣耳。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玷曰、何也。鄭自莊公之後。昭公忽

逐於祭仲。既復。而高渠彌弒之。厲公突因祭仲之殺其壻雍糾也。亦奔蔡。于是子亶繼昭公而立子儀。厲公突自櫟侵鄭。又使傅瑕殺子儀焉。當是時也。國勢搶攘。男女相棄。其出於東門闉闍之間者。雖見如雲。如荼之女。不以爲思。而猶憶縞衣綦巾之樂。蓋深痛室家之棄也。亂可知矣。故毛萇釋公子五爭曰突再也。忽及子亶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何也。曰、野有蔓草。且零露溥溥。今乃使我喪其室家。特適願於邂逅之人也。夫喪其室家。而邂逅清揚之人以爲樂。斯其淫亂甚矣。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吾子之惠。鄭餞韓起。而罕虩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蓋皆指恩澤如零露而又借以爲相好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何也。曰、鄭聲之淫。皆此類矣。毛公曰、救猶止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商經曰、何也。曰、其志正矣。言古之賢妃。因雞鳴東方之白。又儆以爲因蒼蠅蟲飛之聲。欲其君之早朝也。今哀公荒淫怠慢。而其夫人曾古賢妃之不如。欲其內助成治。不亦難乎。毛公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盥而君作。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夫從猱間之獸。而以爲儇、爲好、爲臧。則哀公之僻行入人深矣。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何也曰、夫男不親迎、而俟於著庭及堂之間、不以爲非也。尙羨其充耳之美。斯女也。幾乎見金夫、不有躬矣。其時可知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男女淫奔而在室履卽、以爲刺衰。何也。曰、曾子不云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桎子曰、日月與君臣不明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夫自公召令、而使其臣顚倒衣裳、以爲挈壺氏之罪。何也。曰、使之失其職者、誰邪。君上之失政固可知。而挈壺氏不執藝以諫。能免於罪乎。夫至於挈壺氏亦失其職。其時可知矣。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而去之。何也。曰、言襄公行如雄狐。曾兩履雙緌之不若也。然其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止者。何哉。曰、襄公之惡、亦魯桓縱妻之故耳。蓋怨襄公之廣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何也。曰、若能遵禮以去甫田之莠。修德以交四隣之國。則如婉孌之卯。未幾而弁也。不然。其如甫田遠人何。祇見其惟莠驕驕。勞心忉忉爾。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也。曰、言古之載盧以田者。其人容貌旣美。而又盡其仁心。如王用三驅也。百姓欣而奉之。今之田者、能若是乎。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鄭曰、何謂也。曰、言魯桓從其私情。如雲如雨如水。使之通于襄公。其魴鰥之在敝笱也。然豈獨我齊君之惡或怨之廣也。或以爲桓當作莊。如何曰、敝笱之喻。當夫婦耳。非所施于母子也。且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如齊。以至殺身。莊公之罪薄乎云爾。君子所以貴造端者也。

載驅、國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何也。曰、此豈惟齊襄之惡哉。魯之桓公眞惡魁耳。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以爲齊侯之子焉。然實我之甥也。何也。曰、刺及魯莊。齊襄之惡。不假言矣。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鄭曰、夫禮奢甯儉。而況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者乎。以爲無德。何也。曰、心在乎節用以愛民。何用不臧。心在乎利。雖葛屨履霜。女手以縫裳。亦不足貴也。其能免于大國之侵削乎。故魏譜曰、魏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鄭氏曰、葛屨履霜。利其賤也。女子縫裳。利其事也。朱子曰、女者、婦人未見廟之稱。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夫儉以能勤爲不得禮者何。曰、言于汾水沮洳而采其莫桑與賣之美。彼其之子。而貌之美。信無度矣。不能修禮以治其國家。與公路、公行、公族、不同耳。貌美而行

不足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者。何。曰、如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小儉矣。必不以我棗爲非也。故毛公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與國有禮教。民得其力。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者何。曰、言父母與兄念我行役而不能歸。足見役夫與死爲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者何。曰、古者一夫百畝。今以十畝之間。而男女往來無別。閑閑泄泄於此。此見削小之甚矣。毛公曰。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此亦斷章之意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者何。曰、言有人用力伐檀。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之河干而不用。彼君子既不用。豈復貪寵祿哉。蓋其志不耕則不欲得禾。不獵則不欲得獸。誓不素食也。彼無功而貪鄙受祿。使君子在野者何邪。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竊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夫碩鼠、猾脅卦九四言有司也。而以爲比君者何。曰、國小而貪。又豈容有司乎。且其詩曰逝將去女。以適樂土、樂國、樂郊。其爲刺君也。審矣。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遠思深。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蘇氏曰、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乎。曰、至於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然但當職思其居。其外。其憂如良士之瞿瞿。蹶蹶。休休。亦何不可。然而不樂。何也。居。謂所履之位。故言瞿瞿。外。謂所居之外。故言蹶蹶。憂。卽居外之事。故曰休休。所謂憂深思遠也。昔鄭享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則儉非中禮。亦持家之本歟。唐譜曰。唐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之曾孫僖侯。吝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焉。又曰、外、如耕也。餼在其中之意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治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何也。曰、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舍治國之正道。惟務積衣裳車馬鐘鼓。而又弗用焉。其能免他人之侵侮乎。噫。此鉅橋之粟。爲周所有。洛口之倉。爲唐所獲。毛公曰、國君有財貨而不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漸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何也。曰、國人以揚之水比昭公。以白石比桓叔。且欲以素衣朱襮從沃之爲樂。則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從可知矣。信乎。雖有衣裳車馬鐘鼓。爲他人有也。故一章之樂。二章之何憂。皆爲三章之意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將有晉國者何曰、無朋、無比也。言沃無比。見無昭公也。且篤、見厚施也。陸佃曰、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子孫則猶之椒也。又曰、椒氣下達。故以譬沃也。

綢繆、刺國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夫朱子說詩序。謂綢繆乃婚姻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至集註乃國亂民窮。男女有失其時而後遂婚姻之禮者。則又取序矣。如是者不一篇。何也。曰、說序之時。其或蚤年乎。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耳。其曰豈無他人。嗟行之人者何。曰、鄭氏曰、指異姓之臣而言也。夫言異姓。視同父則又廣矣。怨之深也。此豈惟見昭公之孤。亦以見桓叔之不忠。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何也。曰、可以見民俗之厚矣。言服此羔裘豹袪之人。自我人而居居。究究焉。若是我國人可以適他人矣。但猶念子故詹之人。則未可耳。不厚也而能然乎。居居、聚斂之重也。究究、尅剝之甚也。毛公曰、羔裘豹袪。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何也。曰、於是晉亂甚矣。初、昭侯仇封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好德。晉人附焉。於是晉潘父弒昭侯。迎桓叔。不克入。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

潘父桓叔卒子莊伯嶧代乃弒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郤居于翼莊伯以邢人鄭人代翼鄂侯奔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光于翼九族五正送翼鄂侯復歸鄂莊伯之子武公復伐翼獲哀侯及其子小子侯殺之遂滅翼當是時其民眞如搗羽之集栩棘苞桑也豈能藝黍稷稻粱以食其父母乎安得不呼蒼天而訴哉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也何曰於是乎見禮雖叛人所不敢廢也故言雖有七章六章之車服不如天子所命者之爲安且吉也夫武公弒君乃以賂請命周王取賂而命賊臣綱常滅矣而大夫猶美焉其時可知矣然則美之者刺之乎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者以自輔焉繼祖曰何也曰言武公寡特如杕杜則君子不至矣然我好君子出於中心而欲飲食之猶不可得亦徒然耳

葛生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夫婦焉何也曰言葛尙蒙楚蘞尙蔓野丈夫久從征役使我獨處如夏日冬夜無期之得見也其百歲之後會之於墓乎然亦可見民俗之猶厚矣

采苓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何也曰士薦譖而桓莊之族滅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夷吾竄人之爲言豈可以爲然邪毛萇曰采苓細事喻小行也首陽幽僻喻無徵也故是詩爲比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文隆曰何也曰丈夫而如是亦已僭矣故曰美之者

與之也並坐猶同坐也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何也曰幽王被害于犬戎襄公將兵救周後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遂得岐豐之地則夫田狩園囿之樂其在斯乎然初有國而卽耽樂于此則其貽厥孫謀者可知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夫詩言車馬及矛盾弓矢之盛也序言車而不及馬言甲而不及矛盾弓矢者何曰其以車甲統之乎秦襄公之祖秦仲爲西戎所殺則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者也序曰國人又曰婦人者何曰明國人之爲婦人也有序乎曰一章多言車二章多言馬三章言干盾弓矢然一章之心曲二章之何期皆爲三章之良人德音也若言溫其如玉又不濟兵能免患之意也
渭陽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焉劉銑曰何也曰言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人情之所欲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遡洄以求之可謂子之迂也其能爲國乎故棣子曰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也毛公亦曰秦處周之窵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國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亦通又曰遡洄逆道而行故遠遡游順道而行故近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而勸戒之也。夫既美而勸戒之者何曰、言初受服命。允然人君矣。不勉焉。其能保其美於後乎。故曰勸勉之也。鄭氏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受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故曰勸戒之也。下四句、則美矣。雖則云然。亦且折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夫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而獨哀三良者何曰、言子車氏之奄息、仲行、鍼虎。三人皆百人之傑也。尤爲可惜耳。夫陳莊子魏顆不從親之亂命。而君子以爲知禮。則康公者亦可罪也。故毛公曰。黃鳥來。且得其所。喻人之受命終其所也。朱子曰。說者徒哀三良之不幸。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之不綱。諸侯殺人不忌。則莫知其非也。俗之弊也久矣。蓋秦自武公卒。已以六十六人而從死。厥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尙何怪乎。

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穀曰、何也。曰、毛公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由其未見而思望之。心欽欽而靡樂也。今考於蹇叔、由余、百里奚者。皆是也。然則康公者。如之何而忘我賢者之實多乎。曾穆公時之不若也。鄭康成曰。樸棣棣樕之在山。喻賢者在國家之宜有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何也。曰、毛公曰。上與百姓同其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氏曰。此責康公之言也。言君豈肯曰惟女無衣。惟我與女同袍。若周王欲興兵。則必使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何邪。故程子亦曰。君當與民同欲也。同衣、則雖寒不怨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穀曰、何也。曰、昔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贈以車馬玉佩。今則不可得見。悠悠我思。安得見之乎。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夫賢者豈以夏屋四簋爲念哉。言君之誠不足。欲以效用則不能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琉曰、何謂也。曰、言冬夏值鷺羽於宛丘。無人君之儀也。以爲幽公者何。曰、其在申、孝、愼之役。釐、武、平、文、桓公之先乎。毛公曰、子者、大夫也。言幽公化之也。亦通。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於市井耳。世輔曰何也。曰、男女舍麻不績。婆娑宛丘之市。反以爲妓椒。廉恥滅矣。其所從來遠也。唐孔氏曰。子仲之子。男棄其業也。不績其麻。女棄其業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洙曰、何也。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飢。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鮪鯉。娶妻豈必姜子。苟任忠厚賢臣。不必聖人也。故孟子曰。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亦通。但意料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穀曰、何也。曰、言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與紵管矣。彼美淑姬者。端莊靜一。足以爲內助。則君可與晤歌語言矣。今乃不然。而淫昏於邪僻之人者何也。

東門之揚、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不至者也。何也。曰、言東門之揚。其葉牂牂。肺肺矣。親迎以昏爲期。如之何明星煌煌。晢晢。而猶有未至也。其政之亂可見矣。毛公謂違秋冬之時。鄭氏謂違仲春之時。然皆通。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編曰、何也。曰、言墓門有荊棘。則以資斧析之矣。人有邪惡。則良師訓之矣。故佗既弑太子免而自立。又淫獵於蔡國。爲國人所惡。豈一日之積哉。蓋自昔幼小無良師傅爾也。其曰有梅何也。曰、程子曰、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荊棘之中。則惡鳥萃之矣。雖有良心。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矣。夫之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也。毛公曰。夫也之夫。指傅相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隆曰、何也。曰、程子曰。防有鵲巢。中唐有甃。與人心昏蔽汚下。則來讒言也。邛有旨苕。旨鷊。人心高明乎夷。則來善言也。夫宣公者。聽嬖姬之讒。欲立少子款而殺太子御寇。使賢如公子完及顓孫者。皆出奔於齊。是誰譸張予美。而使我心之憂忉忉惕惕邪。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蓋言月出皎皓而照矣。在位者惟欲見此皎人之僚懰燎明。以舒窈糾懮受天紹之懷也。鄭氏曰、月、興婦人有美色者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於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夫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淫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洩冶所諫死者也。而詩以夏南爲云者何。曰、言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又爭以徵舒爲似。於是徵舒弑

靈公矣株林而言夏南。著靈公殺身之由。且以罪夏南之不能防其母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故毛公曰。感傷至涕泗滂沱。傷如之何者。傷無禮也。言有美一人。而不以禮自防。乃如蒲荷之相悅。使我憂思時世之亂。如之何不至於涕泗滂沱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也。鐵翁祖曰、何以知去其君乎。曰、其以豈不爾思乎。毛公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而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黃衣狐裘。今以朝服而燕。祭服而朝。是好潔其衣服也。檜譜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然檜無世家。故其風不詳。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輔曰、何也。曰、言棘人之素服者。不可得見。徒使勞心博博。傷悲蘊結而已。聊與子如一者。毛公曰。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何也。曰、言安得如萇楚之無知、無家、無室、專於尙德者。以事之乎。甚言其君之淫恣害人。曾萇楚之不若也。鄭氏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也。則枝猗儺而柔順。不安辛蔓草。喻人小而端慤。及其長而無情欲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劉銑曰。何也。曰、匪風之發飄。興上政之亂也。匪車之偈

嘆。與民俗之僻也。於是思周王之道。而中心爲之怛弔焉。且曰。誰能烹魚。我將溉之釜鬻。誰能從西周之道。我將懷之好音也。程子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也。鄭康成曰。好音、謂周之舊政令也。亦通。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商經曰。何也。曰、言曹君衣裳楚楚。而不修國政。如蜉蝣朝生暮死。胡能久矣。憂其安所歸處也。可謂怨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夫朱子駁序以爲非共公也。及集註。則又曰。晉文公如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者何曰、朱子晚年又多以序爲是也。程子曰。候人者、言其甚者耳。三百言其多也。鄭氏曰。鵜梁薈蔚。皆喻小人之在朝也。

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蓋言古之君子。儀一心結。足以正是國人。如鳲鳩之在桑。今則不然矣。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祖學曰。何也。曰、因寒泉之害稂蓧。思西周之明王也。因黍苗之膏陰雨。思邶伯之賢伯也。然則共公之不爲賢伯。其亦無明王使之乎。而不言焉。此詩之厚也。曰、匪風、下泉、何以居變風之終。曰、程子曰。亂極則當思治耳。故繼之以豳。夫豳也。多周公告成王及周大夫之作也。又不在東遷之後。何以不係之變雅。曰、皆爲周公也。周公則諸侯且東

居耳然則變之可正之謂何曰程元問于文中子曰豳風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者何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琉曰以爲周公遭變則居東而作也其說然與曰若非遭變而作則係諸正雅矣其意言王業之難自后稷以來躬行農桑而入民心故民愛之如父母有衣以衣公有狶以食公有役以趨公有朋酒羔羊以壽公民雖終歲勤動采荼薪樗不以爲怨而以爲樂乃致有今日耳豈可信讒而壞之乎是七月之旨也然金縢獨言鴟鴞者舉其顯者耳故毛萇亦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八章亦有序乎曰一年之辭也一章蓋正月二月之事也二章三章蓋三月四月之事也四章蓋四月五月之事也五章蓋五月六月之事也六章七月八月之事也七章蓋九月十月之事也八章蓋十一月十二月之事也是周室勤苦之志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焉衛曰何也曰忠而勤憂而深其惟鴟鴞乎故一章冀其室之不喪也二章言其作室之故也三章言其作室之功也四章言其懇室之情也嗚呼此可以見其東征救亂之心矣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穀曰、何也。曰、此周公避居東都。既歸而作也。毛公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考于書。伐武庚未必三年。朱子曰。此周公之辭。非大夫之作。然則大夫美之四字。其衍文乎。程子曰。勿士行枚。枚、歷也。言當歸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何也。曰、言四國之亂。適以破我斧。缺我戕錡銶耳。且周公東征。凡以四國爲惡而皇之、吡之、遒之也。然斯人也。心之勤勞。可謂大且嘉休矣。惜乎王不知也。故桎子謂是詩哀周公忠勤之美。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夫詩先四國而后言朝廷。猶爲溫厚乎。爾皇、急也。吡、動也。遒、迫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遠曰、何也。曰、言有斧而後器用成。有媒而後室家全。猶周公禮樂之聖。而後天下治也。且伐柯者。其則不遠。治天下。卽周公之道足矣。故我遘之子。籩豆有踐。禮樂之不興者。未之有也。胡爲乎使周公東居而不歸乎。故毛公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姜澥曰、何也。曰、言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美魚。我遘之子。則宜衮衣繡裳以迎之也。故溟鴻高飛。本以戾天。而反遵渚遵陸。公之聖賢。本在朝廷。而乃無所于歸。於汝

信宿安處乎。且朝廷之有衰衣者。以爲聖賢之服也。不以衣衰衣之周公而歸焉。其心如之何而不悲乎。公歸無所。猶曰無所歸。公歸不復。猶曰不復歸。故毛公以爲伐柯刺羣臣九罭刺王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潤曰、何也。曰、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以其多欲也。若周公者。至公無私。進退以道。雖遭流言危疑之際。而居東以孫碩膚。若曰我之不德有以致之也。然而赤舄自几几。德音自不瑕。非狼跋之可比也。非其具仁義忠聖孰能及之哉。

毛詩說序卷之三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洙曰、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琴瑟之樂邪。曰、人主願治之誠。求教之篤。自茲將之耳。故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夫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周行云何。曰、統馭臣民之大道也。德音云何。曰、其威儀動靜之間乎。何以曰音。曰、苟求之嘉賓威儀動靜之間。則渾身皆言矣。與以鹿鳴者何。曰、程子曰。食草相呼也。實以幣帛者何。曰、毛萇曰。食之有幣。酬幣也。享之有幣。侑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悅矣。琉曰、詩不見有功也。曰、以王事之靡鹽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爲邪。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鮮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毛鄭私恩公義之說。如何。曰、此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爲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雖且集而已爲父母也。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何言乎禮樂。曰、其當遣之之時乎。毛公言人臣出使。能延君之美譽於四方。不辱君命。猶皇華也。諏謀度詢。皆靡及之意乎。曰、然。奚其異。曰、叔孫豹曰、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何以曰此詩廢則忠信缺乎。曰、諏謀度詢。非忠信者不能也。此詩

與四牡何以後鹿鳴乎曰鹿鳴坐而論道之臣也四牡皇華起而作事之臣也內外之序也皇皇有不及之意濡絲沃均有事難禮親之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弘學曰周公誅管蔡又何以爲此詩乎曰常棣之詩家人之情也管蔡之誅有國者之法也蓋管蔡黨於武庚謀危社稷曾是常棣之不若也故一章舉言之也二章至四章以變言六章至八章以常言五章則承上起下而言也與以常棣者何曰其以羣萼外見之盛上下相成之切如兄弟之並立乎以爲燕兄弟之樂歌者何曰自召穆公思周德不類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此詩序以爲然矣毛萇以爲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恐非其然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惟以齒德序尊長比如舅父而其儕輩如兄弟也二章三章專言飲食之盛何曰誠敬也夫鳥鳴邊喬既以興勝己之友矣期其德可以格神明而獲和平如之何而不盡誠敬乎友聲云何曰入于幽谷者非己之友聲矣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終猶常也非神之和平乎曰非也天下豈有不和平之神哉於父舅言羜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湑酤咸舞云何曰此雖互言然亦隨尊卑立文有嚴恭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衛曰獲福之言不亦繁雜乎曰一章言多二

章言長。三章言多則如山阜岡陵。長則如川之方至也。四章言先祖錫福也。言天之保定有驗于先祖錫福也。蓋萬壽無疆斯能享多且長之福耳。五章六章則言福之實也。故曰月言照民之不已。南山言安民之不已。松柏言庶民之不已也。然非君先能以德及民。則固無以格天與祖。獲其壽而享其福也。是德者、壽之本。壽者、諸福之源也。於此可見民爲神天之本。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何言乎以天子之命曰、夫采薇、忠而貞。文而武。其文王以服事殷之實乎。故一章至三章。言其勞王事。不顧身家也。四章示以勝敵。五章示以有備。皆勸以義也。六章言歸途之苦耳。此先王之所以達人情也。

出車、勞還率也。亦以天子之命勞之耳。曰、一章言出師之故。二章言憂懼。三章言威武。不懼則事不成。不武則敵不攝。故四章言自朔方伐玁狁也。五章言自玁狁伐西戎也。則冈晚秋十月之後矣。六章言歸蓋來年之春也。毛公云。遣師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返而勞之則異者。殊尊卑也。

杕杜、勞還役也。奈何曰、私不先乎忠。情不掩乎孝。是杕杜也。蓋皆卽家人之情言之耳。一章二章、以時物之變而望之也。三章言車馬之敝。以其事則可矣。四章言卜筮之吉。以其數則可矣。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繼祖曰、何言乎告於神明曰、神明且可告。而況於賓客朋友乎。此可以見治人而後

可以事神也。曰、燕禮及鄉飲酒、皆言笙奏。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又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魚麗當在華黍之後由庚之前也。序于杕杜之後南陔之前者何曰、鄉飲之禮。但取通用之樂。非有次第也。不然。則出車、杕杜、南陔之前奚不歌乎。何以知爲文武時之詩乎。曰、儀禮、周公所作。而因賦是詩焉耳。故小大譜曰。小雅大雅。居豐鎬時詩也。旨多有奚異乎。曰、旨、卽嘉也。其麵蘗之精。鹽梅之均。珍羞之善者乎。多、對少之辭。有則無不備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忘其辭。既忘其辭。何以有其義乎。鄭玄曰、此三篇者。武王之時。周公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詩。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具存而詩亡。然此三篇及由庚、崇丘、由儀、而儀禮或曰笙。或曰樂。或曰奏。而不曰歌。則此六詩者。古但有其調。亦不可知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編曰、非燕饗通用之樂乎。曰、亦是意也。罩罩與樂。汕汕與衍者何。曰、罩之于外。汕之于底。其樂衍之有深淺乎。嘉魚與嘉賓者何。曰、其以清潔極族類之美。膏澤得滋味之眞者乎。又以樛木與雕與之者何。曰、樛木言嘉賓能禮臣愛民也。雕言高行卓立。出風塵以翱翔霄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穀曰、此其興何也。曰、臺菜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

以與光。杞李庶人養人以與父母。栲杻高密。以與茂。枸柳長久。以與後。其實能爲民之父母。則足以爲邦家之基光。可法今而傳後也。魯襄公賦此答季孫宿。宿其能堪此乎。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皆言萬物者何曰、內外既治。賢材既樂。萬物之阜遂可由知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者。非歟。曰、亦是意也。但曰以示慈惠。則近伯矣。譽處云何曰、以天子而與如是賢諸侯以燕。則非狎私昵而寵嬖倖。豈不有譽處哉。不爽之德云何曰、卽宜兄弟之義也。蓋雖鋒革和鸞之間亦發見也。湑似處。濃泥濃。皆各似其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姜灝曰、同姓異姓皆在乎。曰然。故一章言必醉也。二章言其所也。三章、四章、言雖醉不亂也。故毛公曰。宗子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杞棘桐椅奚與乎。曰、杞棘堅心。與令德之在內。桐椅美標。而其實離離。與令儀之在外也。故魯侯賦此以宴衞甯俞。俞不辭亦不答。以爲肄業及之云云者。是其智足以知自處也。

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洙曰、有序乎。曰、藏而載。載而囊。藏之益密矣。貺而喜。喜而好。交之斯眞矣。享而右。右而醻。予之斯禮矣。衞甯武子、晉范宣子、皆嘗聘于魯。魯侯賦此以享武子。武子不答。季孫子賦此以美宣子。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者何。曰、武子不忘其上。宣子不辱其先。皆可與言彤弓矣。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編曰、燕享之詩非歟。曰、此或其用之耳。故毛公曰、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也。其與云何。曰、阿中、言育我者盛。故與有儀之在外沚中、言育我者深。故與我心之在內陵中。道之及我者多矣。如錫百朋也。楊舟、材之濟險者美矣。故我心則休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物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繼祖曰、何以有是說也。曰、此其在厲王之時乎。故宣王中興。則六月而征伐。如是其亟也。故一章二章、言六月出師之故也。三章言行師之本在嚴敬。四章言行師之法有節制也。五章言吉甫兼文武之材。六章言吉甫備孝友之德也。宣王用如是之人。中興而復小雅之舊宜矣。

采芑、宣王南征者何。曰、一章言方叔軍容之盛也。二章言方叔德容之雅也。三章言當戰之節制。四章言未戰之先聲也。蓋非壯猷以處己。則不能用人以有節制也。采芑飛隼之興何如。曰、地力壯盛可植美

棠。猶兵甲強而能成功也。急疾之鳥戾天而又知止。猶兵雖強而用之有節也。服其命服云何。曰、命服既定于平日。則戎服亦可因數以制之也。曹氏解命服爲吳起不帶劒。杜預不跨馬。孔明不戎服。及羊祜之輕裘。亦通。鉦人伐鼓者云何。曰、用鉦以戒貪殺。似仁。用鼓以警衰惰。似義。兵以金退。而曰振旅闐闐者何。曰、闐闐、欬鼓聲也。淔止、率止云何。曰、淔止、自上統下言也。率則倡而行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劉銑曰、此詩後六月、采芑者何。曰、惟有車攻、吉日之詩。斯有南征北伐之功也。君子大成云何。曰、君子以德言。猶所謂恭肅節制。儀刑百辟。而不從一己之欲。足以合人心於既散也。大成以業言。猶所謂振武繼戎。戡定四方。而不爲一日之計。足以復境土于既廢也。

吉日、美宣王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衛曰、愼微之謂何。曰、以其將田而卜日。祭伯以差馬乎。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者。其三章四章之意歟。大阜、漆沮、則言田所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輯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也。輔曰、雖則劬勞。云何。曰、自流離而言也。魯文公平晉鄭。鄭伯宴魯公于棐。鄭公子歸生賦鴻鴈。季孫行父曰。寡君未免於此者何。曰、魯鄭之弱。比于流民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夫既美矣。又奚箴。曰、毛公曰。美其能勤于政。箴其不正。雞人之官而問夜早晚也。程子曰。既云夜未央。又云未艾。向晨。不惟見無常節。且知其將急也。夫是詩也。其當姜氏脫珥之時

乎。

汚水、規宣王也者何。曰、邦人諸友、言諸侯。兄弟、言同姓臣也。我友敬矣。卽是人也。讒言其興。其言興於讒者不能自免乎。

鶴鳴、誨宣王也。章詔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豈無別乎。曰、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邃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藥、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亂防危之意。其可怠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爲錯。猶渾淪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焉。則聲聞于天與野者。下可以悅百姓。上可以得天心矣。

斯干、刺宣王也。朱傳以爲未必爲宣王之詩者何。曰、朱子嘗言。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甫侯、韓侯。或爲將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伐玁狁。或征蠻荊。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用事。故祈父之詩司馬非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不留。故次以白駒。由是考之。東萊呂氏引太子晉諫靈之詞。則爲刺宣王審矣。蓋言責司馬。則王可知矣。止居、底止云何。曰、靡止居、言不得安也。無底止、言無時已也。是以有母尸饔耳。夫軍士以爪牙自言。以不聰明言祈父。則腹心不甯可知矣。故曰刺宣王也。齊國魯郰叔孫賦此于晉以乞師。荀偃卽欲同恤社稷而不使轉之于恤者。蓋猶以祈父爲戒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劉銑曰、詩亦有序乎。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逍遙。二章又欲求一夕以爲嘉賓。增重我也。三章欲爲公侯以用之也。四章言賢者方束生芻往空谷以自秣其馬。其人如玉。高潔視公侯如糞土耳。言語且不可得聞。而況可使以公侯挽之以留朝夕耶。然則宣王不用其言。又可知矣。程子以爲爾公爾侯。勉在位者公卿亦通。

黃鳥、刺宣王也。輔曰、比者何。曰、通言黃鳥也。然邦族者疏也。諸父、諸兄、則漸親矣。夫使民適異國而又思故鄉。其何所託身乎。

我行其野、刺宣王者何。曰、蓋又甚於黃鳥矣。言雖婚姻之戚。亦以利爲重而改舊背親焉。此邦之路人又何足言哉。

斯干、宣王考室也。廷堯曰、傳以爲未必宣王者何。曰、舊說厲王流於彘。宮室圮壞。宣王更作者。其亦有所見乎。然于斯干可以觀孝弟也。故一章言室美。當與兄弟相處也。二章言嗣續妣祖。以居處笑語也。夫兄弟翕父母順。斯可以攸芋、攸躋、攸甯矣。攸芋、舉言之也。攸躋言堂也。攸甯言室也。六章以至九章。則言其後嗣耳。然其本在于孝弟。此斯干之意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琉曰、何題曰無羊。曰、無羊者。言有羊也。有羊則有牛矣。故一章言牛羊之盛也。二章言其牧也。言牧人負餱以飼牛羊。使牛羊眠食以時也。三章言畜牧相習。故牧有芻蕘雉兔之餘力也。四章言牧事之祥也。何以豐年人衆之祥歸之牧人。曰、宣王不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牧人欲爲魚旅之

夢。牛羊欲遂寢訛之樂。不可得矣。故于無羊知宣王太平之盛也。故卽無羊之事。可以見豐年室家溱溱矣。衆魚旐旟者何曰。此夢之變也。因小而知大也。衆則爲魚。旐則爲旟也。以考室考牧。後黃鳥者何。其亦惜宣王有此室家基業。而自怠政棄賢。將啓節南山之緒乎。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求車於桓公之世。而序云然者何曰。此詩言尹氏已爲太師。年當老矣。而春秋于桓公之世又書尹氏卒。以是知古者詳氏不詳名字也。且如家父作詩在幽王之末年。平王之初。距求車之時亦不過十數年耳。故一章言尹氏失民所瞻。人不敢言也。二章言尹氏不平。我雖不敢言。民言已不嘉矣。三章言任大責重。不宜久行不平之政以空我師也。四章言所以不平者。委政姻亞也。五章言由是天降鞫訩也。尹氏而如居以躬親政事。如夷以不用姻亞。庶幾其可以闕民之亂而違其惡怒乎。望之也。六章言其式月斯生。卒勞百姓也。是以七章使我雖有項領四牡。無所騁也。八章言情之不常。九章言其性之已定。蓋不平之本也。十章則又言其大本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弘學曰、不亦已怨乎。曰、隱而切。直而不佗。明于天人之際。其正月乎。故一章至四章。言訛言可憂。大致喪亂。雖天亦可勝也。五章至七章。言訛言有據以興禍亂。如天有心以敵我也。八章至十章。言致亂之由。內用褒姒而外棄賢輔也。十一章言若是其亂亡。亦如魚之在沼。無所逃也。彼訛言小人方言酒嘉殽有屋有穀以自樂者何也。故十二三章又云爾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士華曰。何以知爲幽王。曰、以所嬖之人知之。是故一章二章言日食也。三章言

震電山川之不甯。雖天地皆不位也。四章至七章。言致災變之由也。外用小人而內惑豔妻也。卽皇父之貪讒。則番與家伯、仲允、棸子、蹶、楀之惡可知矣。內外之人如此。天災宜乎。是以亦孔之痗而獨居憂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也。繼祖曰。集傳、此序與詩絕異。元城劉氏嘗讀韓詩序作雨無極。其詩文比毛詩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何。曰、此或然也。是詩也。臨難而不遁。遭變而思正。其社稷之心。同姓之臣乎。故一章言天變也。二章言人離也。是豈可徒咎王哉。故三章言羣臣之當愼行也。四章言羣臣之當進言也。五章則言巧言得寵。雖愼行忠言。祇惟躬之瘁耳。若是則不可仕矣。仕而從君。又爲朋友之所怨也。彼不仕而去。託爲未有室家者。何其自便之甚。使我獨罹此進退惟谷之苦邪。疑此爲東遷後詩者。如何。曰、東遷後詩不入雅。然此言周宗既滅者。甚辭也。猶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云爾。彼正月者。又豈東遷後詩乎。匪舌是出者云何。言忠言自中心而發。匪事口舌如不能言也。

毛詩說序卷之四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穀曰、毛公曰、所刺刺于十月之交、雨無正之後。爲小。故曰小旻者何。曰、然。因大雅言召旻。此在小雅。故別言耳。小宛、小弁小明、皆是說也。故小旻一章、二章、言遠善謀而不用也。三章、四章、言不善之謀。亂多而且卑淺也。五章言雖善謀不能自存。況用之邪。是以有六章之懼禍耳。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玄以爲刺厲王。同上四詩者。非歟。曰、詳周宗既滅之類。知其爲刺幽王也。集傳以爲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非刺王者。何曰、兄弟相戒以免禍。非刺王乎。故一章欲紹先業也。二章欲保天命也。三章欲脩身以誨民也。四章欲爲善之速也。速于脩身以誨民。先業可紹。天命可保矣。五章言時亂反常。故六章言懼禍也。二人謂之文武。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弘舉曰、孟子之說是詩如何。曰、是詩于父子之情曲盡之矣。過大而怨。固其宜也。故一章二章、四章、爲斯周道戀父母而憂也。三章言不爲父母所顧。雖桑梓不守也。四章言不爲所容。雖蜩蕈不如也。五章不容至于無所措身。曾鹿奔雉雊之不若也。若是。不如死矣。六章則又言曾死人之不若也。其究皆由七章之信讒。八章之來讒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棻何曰、其亦蘇公之徒乎。故首章言無罪而遭亂。二章、三章、言

亂由信讒也。四章言讒人之情可得。五章言讒人之顏可恥。六章則言讒人無小而不大也。居河之麋者何。曰、近幸之地。浸潤之所也。既微且尫者何。曰、自傷人也。居徒幾何者何。曰、詭媚之輩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巧曰何言之復乎。曰、一章二章、言其爲讒以絕己也。三章四章、言讒之祕且疾也。五章六章、又冀其改之也。七章言其始之善。申一章二章也。八章言其終之惡。申三章四章也。王氏所謂處己忠而遇人恕者。其是乎。然則暴公其巧言之首哉。刺暴公而得尸王詩者何。曰、以王信暴公之讒。亦所以刺王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而作也。曰、毛公曰。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至巷伯。故以名篇者何。曰、譖至是無人之能容矣。故一章言讒心之孔毒也。二章言讒謀之甚密也。三章四章、欲其改也。曾氏曰、忠告之也。五章六章、言既不改。欲天制其罪也。七章欲人察其言也。是巷伯之旨也。故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厲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是以小宛之詩。雖百姓亦懼其禍也。其本皆由讒言也。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矣。故自谷風以下。遂皆言其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繼祖曰、惡至是哉。曰、其幽王化之乎。故一章二章、言變常也。三章言其故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焉。柰何。曰、一章至四章。言父母鞠育之恩。而己不材。且貽辱也。

五章、六章、言王酷烈之偏、蓋所以不得養其父母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商經曰、何獨言東國、曰、周都西土、諸侯多在東、然舉東則四國可知矣、夫尹氏側、暴公讒、寺人譖、讒妾惑、皇父之輩貪、欲賦之平、不可得已、故一章言百者天子施予厚、貢賦平、賞罰直、今則不然、是以憂也、二章言貴者病也、公子以裘履履霜、徒走周行也、三章言賤者病也、憚人曾穫薪之不若也、四章言賦斂不均、而小人得志也、五章以下言訴之于天、天亦若助惡人、甚怨之也、毛公曰、譚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大東小東大小、言賦役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士華曰、何言乎四月、曰、四月秋日冬日、皆非春也、故此三章皆言王政酷虐凄烈之甚耳、四章言賢者亦變爲小人也、是以使我盡瘁以仕、甯莫我有思、爲鶉鳶鱣鮪以逃之、如六章七章云爾也、八章作歌之故也、厥薇杞棘之與柰何、曰、山高而厥薇之菜小、隰下而杞棘之木大、傷所懷人莫之知也、故曰告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盛德曰、固如序說矣、六章謂之何、曰、上三章似言士使之不均、下三章似言臣使之不均、蓋賢者勞勤歷艱于外、皆此息偃棲遲、飲酒風議者之所陰遣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守德曰、以大車而與小人、可乎、曰、此或使小人將大車、不持重愼行、以起塵汚也、是以思百憂而祇自疵、頯、重耳、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言己勞役遠出、至歲暮而不敢歸者、爲此處者反覆之中傷也。四章、五章、則又忠告乎處者、使以正直爲心、無爲反覆罪罟、譴怒、以遭天譴也。然亦怨之深矣。

鼓鐘、刺幽王也。士昂曰、何言乎刺哉。曰、其亦傷今思古之作乎。故毛公曰、言幽王會諸侯淮水之上、設其淫樂、不與德比。故賢者憂之、思古也。然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亦謂古乎。曰、然。樂則是而人則非之說如何。曰、幽王而能奏二雅二南、豈有不動心改惡者乎。故每章四句以下、皆思古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劉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者。非歟。曰、公卿奉祭、豈有異姓旅酬之禮乎。故一章言粢盛之潔而獲福、二章言犧牲之美而獲福、今皆不然、饑饉降喪矣。三章言主祭助祭之得人、而上下貴賤內外賓主皆得其人、禮儀甚備也。四章幾式之福、以報一章、二章也。萬億之福、以報三章也。五章、六章、則祭畢燕同姓之事也。今則不然。故曰刺幽王也。故毛公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飢饉、倉庾不盈也。降喪、人不與助也。獻酬交錯、止言賓主乎。曰、賓主獻尸而又相酬獻也。後祿云何。蓋以如幾如式、時萬時億、爲前祿乎。莫怨具慶者何。曰、使非同好惡于平日、則有含怒飲酒者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編曰、將非思成王乎。曰、蓋自成王以後之賢王也。故一章言曾孫能守地利、二章言能得天時、三章、四章言粢盛瓜菜之祭、五章言犧牲酒醴之祭、六章明其祭爲烝也。烝冬祭也。烝而獲福也。今則不然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何以其傷今也。曰、即一章見今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爲之無方。勸之無要也。即二章言不能爲農戚神也。即三章見不能爲農勞人也。即四章見饑饉匱乏也。然則詩云曾孫。其亦古之賢王乎。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穀曰、集傳謂農夫之辭。以答前篇者。云何。曰、於編詩之序。疑亦有此。

大抵一章言古之民能勤農事以順上。二章言除田害。既去稂莠。又去螟螣也。三章言公田之利。公田利者。義於事上。而仁於待煢獨也。四章言王者爲民祀神以獲福。所以報之也。今皆不然矣。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尊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繼祖曰、集傳以爲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者。如之何。曰、此固序之意也。然亦可以見當時諸侯皆叛幽王。不能作六師。內以保家室。外以保邦國矣。犬戎兵興。召諸侯而不至。此詩其漸乎。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儆曰、天子美諸侯之詩者何。曰、雖謂古天子用賢亦可也。是故。左右宜有皆賢者之材也。乘四駱而我覯之。有譽有處。可知其見用矣。今皆不然。故曰棄絕賢者功臣焉。有以體言宜。以用言沃若。有章皆宜義也。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何也。曰、曾有鶯其羽之不若也。蓋桑扈不交往來。則鶯羽不得而見。君子不來朝宴樂。則亦無以見受天之祜也。鶯頷而與之屏者何。曰、頷者。上以輔乎元首。下以統乎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是詩也。當是諸侯慢上不朝。而無以樂胥。故云爾。鄭享趙武。而公孫段賦

桑扈。緝孟曰。彼交匪傲。福將焉往。又曰、段氏其後亡之次者乎。其言猶謂詩爲古乎。故傳曰、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洙曰、傳謂諸侯答桑扈者如何。曰、大抵諸侯願天子之辭。鴛鴦乘馬之興柰何。曰、鴛鴦匹鳥。乘馬匹獸。然鴛鴦起則于飛。宿則戢翼。是自處有道也。君子能不自用。而求賢以匹。圖爲萬年之計。則福祿之所宜也。于飛則免畢羅之禍。乘馬不在廐。則摧秣不可得。君子不萬年。則福祿不艾。紱矣。故在廐者。自處有節也。萬年之意。亦若是乎。野牧則無節也。

頍弁、諸父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也。何也。曰、鄭氏謂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皆至親。刺其不肯相樂也。故諸父言未得見王。懼其將亡。無所依怙者而憂也。若見王而諍之。則庶幾悅懌矣。不然。死喪無日。如雨雪之有霰也。夫見且不可。而況親之乎。以爲宴兄弟親戚之詩者。如何。曰、方宴而言死喪無日。恐於宴不宜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德如婾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世輔曰。詩何以言雖無好友。旨酒嘉殽也。曰、此皆指幽王而言。故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言婾如教幽王者皆非德。而欲新昏者教之以德。與之燕喜歌舞。以寫慰我也。高山景行之興柰何。曰、高山景行則可仰行。興有德之新昏。非騑騑之四牡。如琴之六轡。不可以迎之也。孫毓解以慰我心曰、慰怨也。則亦過求之矣。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琉曰集註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既皆天子大射之禮而烝衎烈祖乂非諸侯得祭禮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即當列之衞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也故愼而有則樂而有度忠敬禮恭其惟賓之初筵乎故一章言古者因射而飲酒以觀德也二章言古者因祭而飲酒以奏能與時也今皆不然矣是以三章四章言威儀之失五章言言語之失也故曰刺幽王也獻爾發功者何曰猶言射夫各貢其發矢之功能也有的即其實耳籥舞笙鼓以下云何曰曰此至有壬有林言樂與體之備故神錫以純嘏也子孫其湛以下則又言禮樂之實耳故於其湛曰樂各奏爾能曰子孫見其和之至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曰賓手見其敬之至也守德曰既醉而出至惟有令儀言不複乎上四句原過飲之害下二句著節飲之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何以言思古之武王也曰言斯鎬也武王之所初有至於不那其居將失之也故鄭康成曰天下太平武王處於鎬京樂與羣臣飲酒今王惑于褒姒而亦飲酒于鎬京民不得其所危亡將至故以刺焉頒首之與者何猶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莘尾之與者何猶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依蒲之與何

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盜賊不興。四夷不侵。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士華曰、車馬衣裳。未來朝之前已錫之。何曰、諸侯之錫。至于袞冕極矣。若已錫也。福祿之申又將何哉。故一章言古之天子能錫諸侯也。二章至四章。言諸侯之賢。宜錫福也。五章言古之天子非濫賞也。乃度德而賞也。今諸侯優哉游哉。彼交匪紓。殿天子之邦者。戾矣。其何錫之有。故曰、刺幽王也。檻泉、采芹、柞葉之興者。何曰、筐筥以盛菽。猶車以載君子。采芹則知正泉之美。見旂則知君子之德也。柞枝則葉蓬蓬。興左右率從。楊舟言有材意。天子所予者何。曰、言中心喜之也。故命之申之爾。平平左右者何。曰、言左右之材也。故亦是率從。皆殿天子之邦之徒也。此萬物所以攸同。如柞葉蓬蓬也。

角弓、兄弟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也。商經曰、讒佞云何。曰、其幽王之惑褒姒乎。故吾於角弓。知妻子合而後兄弟翕也。故一章言當親兄弟而不遠也。二章至五章。言民化其上。下不親兄弟而相爭一方。不顧己之後也。六章至七章。又歸于王之好讒佞以增益之也。故曰如塗塗附。式居婁驕。如蠻如髦也。晉韓起聘魯。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蓋亦兄弟相親之意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事也。弘擧曰、幽王固不足道。而當時諸侯何至此

說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孔子亦曰不可則止上帝甚蹈蹈作神矣何曰毛公曰蹈動也蓋其威虐之變如足蹈然也居以凶矜者何曰毛公謂處我于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公與集註凶禍可憐之意同故一章二章猶欲靖王室也三章則言不可靖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是詩言民德者何曰見在上者之化也故一章言士之德也二章言女之德也三章言士女之貴也四章言士女之威儀之餘也五章言其出于自然也綢直如髮者何曰鄭氏曰言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本末無隆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也懷仁曰五日六日何至怨曠乎曰毛萇曰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也鄭箋曰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然是詩也不以憂思欲從君子于狩而觀其所釣可謂非禮矣故曰刺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何以刺幽王曰卿士廢職幽王之所用也我任我輦以至蓋云歸處皆勞詞乎曰勞不止言語雖犒賞亦在焉召伯成之云何曰恤其飢寒知其疾苦均其勞勤然後征師烈烈而威武也不然則有罷敝而不勝役者矣魯既平邾季武子如晉拜師范宣子爲賦此詩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天下其孰瞻豈惟敝邑若宣子以召伯自比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劉銑曰、是詩亦可謂民苦小人之虐矣。曰、然。故一章二章、言得見君子以爲樂也。三章言所以樂者君子德音孔膠也。是以四章中心藏之也。鄭享趙武子產賦此詩。趙孟曰、請受其卒章。其知交相規誨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也。懷仁曰、何以知其國化也。曰、此亂之流也。故一章至五章、比背嫡也。六章至八章、比寵妾也。刺幽后奈何。曰、雖則幽王、究其本亦幽后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亡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也。比至終章乎。曰、止于我勞如何。其下則賦耳。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衛曰、君子以酒嘗獻酢酬而舉瓠葉、兔首者何。曰、雖常蔬野殽、而誠意不廢。其斯以爲古之人乎。今則不然也。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者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可知其人事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者何。曰、附物而生之苕且如此。其何以爲生而不傷乎。且羊墳首而無所於牧。魚在罶而三星水陸皆竭產矣。雖苕黃之不若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者何曰、豈惟視如禽獸哉。一章、二章、言曾衰草之不如也。三章、四章、言曾惡獸之不如也。嗚呼。可以見其時之難矣。

毛詩說序卷之五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琉曰、毛傳曰。文王在上。在民上也。文王陟降。上接天、下接人也。鄭玄曰、在帝左右。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從而行之也。今註皆不用者。然歟。曰、在上之訓則可。陟降在帝左右。其文王與天同行乎。是以德昭于天而受天命也。故德者、命之本也。敬者、德之本也。故二章言文王以德膺命。而行與天通也。二章、三章言天命文王及其子孫臣庶也。四章、五章、言文王之德商兼其子孫臣庶也。若是則周之子孫當念祖修德以監商也。當監商新天以法文王也。是文王之旨歟。若以爲文王既歿。在帝左右。子孫蒙其福澤者。是後世神怪之說也。且使文王有私矣。晉悼公享魯叔孫豹。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乃與序不同者何。曰、其或兩君相見。歌此以相勉。故穆叔云爾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編曰、何言乎復命也。曰、言文王有明德。則知武王亦云然。天復命武王。則知已命文王矣。故毛公曰、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曰大明也。故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適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楚子圍享趙孟而賦其首章。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故曰王弱令尹強雖可不終時趙孟以小宛二章答之圍猶不悟後圍弑君而卒被殺夫無明明之德而欲與赫赫之命亦已難矣然則詩亦不易知也

綿王業之興本由大王也衞曰毛以爲興朱以爲比如之何曰自民之初生至未有家室猶陋也自來朝走馬至予曰有禦侮猶瓜也與其得體乎不然則陋與大王也瓜與文王也亦通若以爲比則其下爲重出矣故一章至八章言自大王自豳遷岐始有家室宗廟門社遂服昆夷乃岐周所以興也故至文王之時外服諸侯而內備羣臣遂受天命如九章云爾也魯昭公享晉韓起季武子賦其卒章以比晉君之有宣子其亦謂是歟宮室以宗廟爲先而乃先築室於茲者何言斯地也可築室以居耳至六章捄之陾陾以下始築宮室也八章獨言皐門應門冢土者何曰宗廟朝廷社稷大者耳故特言之其諸宮室不詳也不言朝廷者何曰言門則有朝廷可知

棫樸文王能官人者何曰言能得賢以成功也故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夫髦士奉祭則神之幽無不格矣六師及邁則人之惡無不除矣然其本皆由文王作之也文王身有其德而能鼓舞變化以作之耳故四章云爾也曰壽考者其亦古之人無斁之意乎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則所作之人耳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衞曰註以爲詠歌文王之德者何曰若序所言則當文王之世矣故一章二章舉言文王獲福也三章言所以獲福也所以獲福者以

豈弟之德能作乎人耳。是以享祀則介景福而爲神所勞。足見求福之不回矣。故四章、五章、六章云爾也。然旱麓玉瓚乃不回之體。作人乃不回之用。眞如條枚之直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劉銑曰、所以聖者、謂大任然矣。文王方刑於寡妻而曰太姒徽音何曰、太姒一嗣其徽音。則百斯男。則大任之母乎。文王者可知矣。故曰文王所以聖也。故惠於宗公以下言文王能格神也。刑於寡妻以下言文王能化人也。明不能化人。幽不能格神也。化人之初。雝雝在宮耳。格神之始。肅肅在廟耳。是皆不顯之處。亦若有臨而亦無厭。射以保之也。夫如是。故戎疾雖不殄。而烈假自不瑕。且文王雖不諫而亦式入。況敵國外患之在前乎。是皆無勉於內行。與地安無待于外。性與天合也。是以矍矍斯士成人有德。小子亦有造矣。皆太任之賜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然則太王之遷岐。王季之友兄。其德不及文王乎。曰、至文王而益大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者何曰、上帝好大王之德。但惡邠地式廓之不美。乃眷岐周與宅爾串夷在路者何曰、承上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而言。言帝遷大王之明德而道路通平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者何。言王季之德足傳文王。其初受太伯之讓者。至是果無愧恨矣。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者何曰、言文王既伐密。遂作邑於是也。不長夏以革者何曰、程子曰、言人之惡不及於長大者而皆化也。惟崇國不悛。是以以臨衝伐之耳。若曰因譖已於紂以爲仇方而伐之者。則文王懟怨君父矣。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美德及鳥獸昆蟲焉。穀曰、序不及辟雍者何曰、言文王之靈德始

自鰥士次以及民至于鳥獸昆蟲也鳥獸昆蟲且及其民與士可知矣故曰於樂辟雍作靈臺而民始附乎曰泥矣因靈臺之作而見耳是故民不附臺不作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弘擧曰下武之下作文如何曰下對三后在天而言武王在下也故一章言能對先后居君位也二章言能繼先德成君道也三章四章則言爲法於當時五章六章則言垂法于後世然皆不外于孝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者何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自文王始耳故一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志也二章言文王安天下之實也然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非有譜與私也故三章四章云爾也由是至武王之世四方來同於豐功也無思不服於鎬德也然鎬京之宅皆出於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脩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不徒爾也芑有宿根以與子孫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祖擧曰以歸肇祀則后稷始主國而祭祀乎曰非也此方言始祀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主國始祀則誤矣且八章后稷肇祀即應以歸肇祀猶曰肇祀后稷云爾若曰后稷自祀則邛盛於豆者何邪且誕我祀如何與邛盛于豆非一事乎又庶無罪悔言于文武以後之王則可言于后稷則不可故一章至三章言后稷生之異也四章至五章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也六章至八章皆言祀后稷以配天耳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註謂祭畢而燕者、奈何。曰、此則大射禮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今此詩一章、二章言燕也。三章言射也。四章言又燕也。讀儀禮、斯知此詩曲盡其節也。仁及草木者何。曰、因牛羊勿踐行葦見之耳。內親外事、不亦已析乎。曰、互言也。養老乞言之謂何。曰、古之燕、不徒然也。猶曰示我周行耳。毛曰、曾孫、成王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世輔曰、何以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乎。曰、吾於既醉知修身齊家之爲大也。夫一章之景福、二章之昭明、三章之高朗令終、皆言其獲福至六章、七章、八章、始指其實耳。然其本又在四章修身以攝威儀、五章齊家以有孝子也。修身而曰朋友攸攝、則王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齊家而曰孝子不匱、則王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矣。故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鄭玄曰、君子、斥成王也。言成王之臣所以相攝佐以威儀之事者、皆有仁孝君子之行也。孔穎達曰、是詩也、皆乘其末句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天被祿、景命有僕、卽祚也。八章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卽胤也。以爲父兄所以答行葦者何。曰、朱子必有所受矣。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劉銑曰、神祇祖考安樂者、其卽公尸見之乎。曰、然。夫君子如不能持盈守成、而欲公尸福祿之成、爲下崇、以無後艱、不可得也。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鳧鷖之旨也。故成、不廢也。爲、不捨也。下若自天而降也。崇、若自下而尊也。無有後艱、卽恆如是耳。福祿之謂何。卽燕可見矣。毛公曰、言太平之君子、非獨成王。鄭氏曰、水鳥

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集傳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也。假樂、嘉成王也。騰遠曰、以爲公尸之所以答皃驚者。非歟。曰、雖則公尸。亦美成王也。蓋美成王之令德。宜於民人以及子孫也。願之也。舊章者何曰、猶後世子孫言之。卽宜民宜人也。故子孫率宜人之章以由羣辟率宜民之章以爲民之攸塈也。晉平公賦此以享齊景、鄭簡。則溢美矣。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者何曰、一章言遷豳之故也。二章言相邠之地也。三章言勞邠之居。四章言禮臣之體。五章言仁民之政。六章則舉始終而言也。是詩愛而不威。勞而不怨。隨處而安。和而不流。兵農有制而不偏。宜乎從之者如歸市也。書曰克篤前烈。亶其然乎。君宗之謂何曰、君之則尊卑有體。而新都之臣各有所統。宗之則親疏不亂。而流離之後各有所屬。故雖燕不荒也。其軍三單者何曰、單無羨也。猶曰單三軍而無餘卒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天親有德。享有道也。瀾曰、天親有德。而曰民之攸歸攸塈何。曰、天人一理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也。此何以爲興乎。曰、行潦饎餟汚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汚者亦可潔用之。君子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爲民之父母矣。行潦蠱溉。貴賤不等也。然挹彼注茲。賤者亦可貴用之。君子與民。尊卑懸絕也。然豈弟以親之。則爲民歸塈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仁曰、何以亂言車馬。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其卷阿乎。故一章言作歌之地。與其時及其人也。地則卷阿。時則南風。人則豈弟。可以矢音矣。二章至四章。

祈王之福也。皆主盡性而言。盡人道。以如先公之終。撫地域。以主百神之祀。膺天命。而有純嘏之常也。五章至八章。則言所以能致此福者。賢君能使君子爲四方之則與綱。上以媚天子。而下以媚庶人也。九章、十章、則言所以能用賢耳。苟君子車馬忍不能予。或與之匪人。則彼鳴高岡餐梧桐之鳳凰。豈可留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商經曰、同列相戒之詞。非歟。曰、鄭玄曰、安定國家爲王之功也。故以爲王休無廢始時勤政之功。以爲王者之美也。王欲玉汝。言王乎。我欲玉汝也。故寇虐之行。皆詭隨之人也。縱之者其在王乎。故一章二章言害王功。三章言害王德。四章五章言害王之政。云刺厲王者。允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祖學曰、朱子說責同列。如何。曰、以考七章則不合。鄭氏訓帝天皆指王。奈何。曰、以例八章則不通。知其說者。一章之大諫。本之臣下不爲屈。三章之同僚。託之君上不爲僭。然則上帝板板。實指王也。直而婉。詳而不迂。誠而懇。借責同列以刺王。其忠臣節士之辭乎。故一章至四章。言王言之乖也。五章言王行之迷也。六章言天之牖民孔易。而王之言行如此。是自辟矣。七章言王不能用人也。若是者。蓋皆不以天之難厭虐憯怒渝爲畏耳。是豈知出王游衍上下一理者哉。是板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者何。曰、酒之禍人國。如此其甚乎。貪暴之人。安能而不至也。故一章言厲王爲君疾威。鮮克有終也。二章三章言由用彊禦。掊克。寇攘之人也。四章言若是則何背側陪卿之有。五章則言其所以然者。皆由王之縱酒背義耳。六章言若是是

以戛及于內外而將喪亡也七章、八章、言喪也。蓋不特滅德而弃賢。幷典刑盡廢之矣。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註專言自警者。非歟。曰若是則當列衞風。不可入大雅也。且其曰四國順之。用逿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者。皆天子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耳。是詩也。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備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故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今不然。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言若是故天之降災。如流泉淪胥矣。是豈可不內修政事。外振威武哉。如此者。必自修身始。言行者。修身之地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愼行也。九章至十二章。責王不聽言也。其喪國也必矣。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琉曰何怨之深乎。曰天人胥斁矣。故一章舉言大亂而憂也。二章至四章言其亂在征役之苦。民無所措手足也。五章言救亂當用賢也。六章至七章言賢者既不見用。避亂在稼穡而又遭蟊賊也。八章則言人君之自用。九章則言朋友之相譖。十章至十三章。申自用之意。十四章至十六章。申相譖之意。嗚呼。內自用而外聽反覆之譖人。賢者其能留乎。是以若是其亂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反正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何以既喜于王化復行而又憂也。曰憂旱而至於夜禱。不誠而能之乎。雖有飢饉。可且忘矣。故天下喜也。然怨天之意多而責己之意少。其斯以爲宣王乎。一章舉言祭神之周也。二章、三章、言天地先祖之祭也。四章、五章、言羣公先正之祭也。六章言方社也。可謂靡神不舉矣。

七章、八章、則言靡八不昭格也。於皋公先正又言父母先祖忍予者何。言不得皋公先正之助。皆父母先祖忍予也。其曰昊天俾我遯。昊天不我虞者。言祭皋公先正方社甚誠而不享。天曾亦不我知。怨之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弘擧曰、此封申伯。而言甫侯者何。曰、高之也。言與甫齊名也。故一章言申伯生之異也。二章至四章。言召伯定申伯之邑田宗廟也。既定、則可錫之以往矣。故四章及五章云爾也。既錫、則可餞之以行矣。故六章云爾也。七章言申伯之材。八章言申伯之德。宜乎其錫而封之耳。民功曰庸。因人情而爲治也。世執其功。申伯之功。皆謂是也。往近信邁誠歸、式遄。皆離別之至情耳。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亦有序乎。曰、一章言仲山甫之生異凡民也。二章言德。三章言職。四章言以德修職也。言外明邦國之若否。內知事一人之匪懈也。五章申若否之意。六章申匪懈之意。七章言往齊之事。八章言還齊之事。夫往齊而曰每懷靡及。曰王命卽明。若否也。還齊而曰式遄永懷。卽存匪懈也。清風之誦。其意在斯乎。言何悠久而懷思也。彭彭盛也。騤騤堅壯可久也。此焉出入之異詞。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穀曰、何獨韓侯。曰、以見百辟也。故一章言韓侯受命爲諸侯。二章言入覲而錫。三章言將歸而贈。四章、五章、言爲王室懿親。六章言爲大國之肩。宜其錫予如此之盛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者何。曰、江漢之志大矣。文武之墜緒。一朝而舉之。非有崧高、烝民、韓奕之文事者不能也。故一章言始伐。二章言成功。蓋兼始終而舉之也。三章、四章、言伐之故也。伐之故者。下則彊理南海以安民。上則是似召公以輔君也。五章言錫命召虎。六章則召虎答王命。皆勒于廟器之辭也。武臣答天子曰。矢其文德。可以知中興之故矣。然則文德及令聞。其天子萬壽之本乎。責難之辭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焉。商經曰、何言乎常武。曰、威而不猛。敬而不懾。安而不徐。仁而不縱。一張一弛。其武之經乎。故一章言王親命太師皇父也。二章言王使內史尹氏命司馬程伯休父也。命皇父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休父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出師之本意也。而後可以言行師矣。故三章、四章言武勇。五章言節制。六章言王道。夫整之以三公。戒之以六卿。總之以天子。奮之以武勇。守之以節制。本之以允塞之猶。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何有於徐方。然則王猶其常武之實乎。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編曰、何言乎大壞。曰、瞻仰可謂孝慈矣。夫人爲婦寺所惑者。縱不爲事省。若上念其父母。下念其子孫。猶不痛心而改圖乎。一章言天降孟嘗。小人以爲罪罟。大厲也。二章言小人攘奪罔民。眞罪罟不收也。三章、四章言用小人之本。乃褒姒也。五章、六章、言既用小人。善人所以云亡也。七章又望以改行。無忝皇祖。以穀其子孫也。如是之人。而猶望以改之。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況小過

者乎。是詩之厚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繼祖曰、何言乎召旻。曰、或以閔召公而名。或以對小旻而名。然而召閔憂深而慮遠矣。何以言大壞如瞻仰也。曰、瞻仰言其內。召旻言其外。內有褒姒、而後外無召公之臣也。故一章言天降喪亂饑饉。民卒流亡。三章言玆此者專由用小人。孔貶君子也。故四章言亂如旱草棲苴耳。五章言亂如此。小人不替而且引長何也。六章言亂本也。七章言棄賢。棄賢所以助亂也。

毛詩說序卷之六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穀曰、毛萇曰、成洛邑、攝政五年、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者、然乎。曰、然。對越奔走者何。曰、言此敬和之顯相、盛容之多士、皆身有文王之德、如執持然。足則奔走於廟、心則對越乎天也。若是、則文王猶日月照臨、緝熙敬止之時、豈不顯承而不厭斁於人乎。斯廟也、眞於穆而清淨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者何。曰、太平之世、可制作也。告文王者、其制作之源乎。故毛公曰、告太平。周公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以明六年制作禮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其謂是乎。言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遂以此嘉多之道、遺我子孫。子孫當收受以制典法。雖其後亦當篤厚世守之不忘也。鄭玄曰、溢、益也。言美道饒衍於我也。其說又備。以假爲何、溢爲恤者何。曰、改經而訓、恐未然。

維清、奏象舞也。鄭曰、毛公曰、典、法也。象文王用兵時刺伐之法者何。曰、此或不然。夫維天之命既爲太平告文王以制作、則典者、即周官之制作也。周公不敢自居、又推所自曰、文王之典也。言維能清白文王之法、故自始祭文王至今用之、有成而太平也。斯典也、皆爲治之法象、即天之垂象也。其周之禎瑞乎。

烈文、武王初政諸侯助祭也弘學曰朱子之說是詩者如何曰善矣但其所謂勸勉者當自無封靡始也用人尤其要焉耳以爲人道者亦似重出也封大也靡侈也戎兵也皆經訓之常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鳳儀曰何曰言太王自諸侯而創有王業也天作者猶曰天造也荒奄有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何曰郊祀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也以文武配之而言成王不敢康者何曰求享文武也毛鄭常昭先儒之美者也訓成王爲成君道非歟曰其說已泥矣叔向言道成王之德者何曰道成王之德正以慰文武之靈耳如曰祀文王詩也則昊天成命肆其靖之及不敢云者非文矣朱子及歐陽子謂爲康王以後之詩者何曰然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琉曰何言乎明堂也曰蓋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也於牛羊不敢必右享於儀式刑文王之典必其右享者何曰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之意也儀式刑文王即畏天之威矣故牛羊儀式刑互文也晉韓宣子賦此以答鄭之六卿子產及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其猶知儀式刑文王乎朱子曰禘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

時邁巡狩祭告柴望者何曰此武王既克殷而巡狩也其右序以下即昊天子之之實乎故右序以下言武也昭明以下言文也始而用武以震疊諸侯懷柔百神而非黷武既而序在位之臣用文德之士以保之則非懦信此乃武王之事周公之作也鄭康成訓求美德之士者是也訓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者非也以此爲九夏之一名肆夏者何曰朱子曰因時語而命之者或其然也

執競、祀武王也。輔曰、何以曰、不顯成康。曰、猶前言成王不敢康之意也。蓋自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安天下。其德則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可享之矣。既不以爲祭三王之詩。又不以爲成安人之功者何。曰、天子有廟。三君而一詩祭之。或無其制。毛鄭成安之訓。又已泥矣。傳以此爲昭夏一名遏。

思文、后稷配天也。琉曰、鄭氏曰、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惟后稷之功能配天者。如何。曰、觀帝命率育。卽后稷之率育耳。是豈非配天邪。國語以此爲納夏一名渠也。然則清廟之序何以後思文。曰、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多祀文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太王。曰天作也。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執競、多祀武王之詩。故推其本至於后稷。曰思文也。文王未有天下。止推其本至肇基王迹者。武王已有天下。則終于所自出之帝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懷仁曰、何以遣乎廟。曰、遣于廟而戒以成法。惟在農事耳。方暮春而求新畬之地何。曰猶今麥將熟而治種禾之地也。曰奄觀銍艾者。急辭也。蓋無一日之可暇矣。迄、終也。終一年而大有也。言既割麥又割禾也。順天時而勤人事。故曰王釐爾成也。來咨來茹者何。曰來猶格爾衆庶之意。卽咨茹成法也。成法又何待于茹乎。曰、更新之始也。重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綏曰、何也。曰、言人事勤于下。則天意感于上矣。何獨言私田。曰、自上下下也。故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君曰駿發爾私。上下交相愛也。而穀梁子亦曰、私田稼不善。吏之責。公田稼不善。民之責。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如何。曰、漢氏謂專言宋者。似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雖皆封之。而其修禮物。承先統。作王賓者。獨宋耳。若皆以爲客。豈惟杞哉。祝、薊、焦、陳、不勝其繁亂矣。在彼無惡以下。美之也。亦戒之也。庶幾以下一句讀。

豐年、秋冬報賽也。箋曰、祈豐年而曰烝畀祖妣者何。曰見先民之以孝格神也。降福孔皆者何。曰、猶純嘏之意。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劉銑曰何也。曰、其祫祭乎。有瞽以下言作樂之人也。設業以下言作樂之器也。喤喤厥聲言作樂之和也。在周之庭及永觀厥成云何。言斯庭也。非復商之庭矣。我周之庭耳。時王不能修德行政。服諸侯而守先業。則庭也爲他人所有。客雖欲一觀其成。且不能。況永乎。先祖其奚聽之邪。既曰既備乃奏。又曰簫管備舉者何。曰簫管、人手所執。非可先陳也。既曰喤喤厥聲。又曰肅雝和鳴者何。曰喤喤大也。肅雝則其美耳。言聲喤喤而肅雝也。皆主祭和敬之德音也。

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者何。曰、夫漆沮、先祖初有之地也。今固取魚以薦。不孝守先業也。能之乎。是足以介景福矣。鮪薦于季春。則鰷鱨鰋鯉與鱣當爲季冬之所薦乎。曰、然。

雝、禘太祖也。弘學曰、毛公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也。云何。曰、其以文王當百世不遷之主乎。故孔氏曰、文王雖不爲始祖。可以爲太祖也。宣哲惟人者何。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克昌厥後者何。曰、卽與祭者皆文之宣哲文武之所致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者何曰此蓋成王初政諸侯稟度因以助祭耳辟王者成王也曰求厥章者諸侯遵其政也不異武王時之度矣龍旂陽陽休有烈光諸侯有德也不異武王時之道矣故成王率以孝享乎昭考能綏我眉壽多福多祜純嘏也祜卽福也多對少之辭純嘏則無不備不止多而已有眉壽而後享諸福也緝熙者欲諸侯常守其章永有烈光也不然其何以孚昭考而厚純嘏哉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商經曰白馬殷尚也而曰亦白者何曰可以見人德之白矣故涇威卽白馬蕭且之儀狀也降福孔夷見彼無偪僭之嫌而我無厭射之心斯人也不可以縶馬而追綏之乎涇大也武奏大武也祖學曰毛公謂周公象武王時之舞而作者然歟曰然故禮傳謂武王所作者朱子亦辨之也著定爾功無競惟烈也勝殷遏劉卽嗣允文也若是則文王之文非不武武王之武非不文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者何曰毛公謂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然於文王緝熙敬止之狀武王繼志述事之實皆見之也成王不學也而能爲是言乎臯王云何曰疑專言武王也前旣言武王之繼臯祖故成王繼序思不忘武王耳不忘武王卽不忘文王也訪落嗣王謀於廟者何曰成王免喪始訪羣臣而以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爲言其知治天下之本乎則其所未艾判渙以及多難者亦可以免矣故曰以保明其身保以安言明以德言未艾以質言判渙以學言多難以三叔武庚言庭以朝言家以宮言

敬之羣臣進戒也鄭曰朱子言維予小子以下爲王之答辭序何以獨言進戒也曰進戒可以兼之也羣

臣言天而成王言日月者何曰日月之行所以不違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士華曰辛螢維鳥集蓼皆一事乎曰然疑奄與淮夷徐戎甫叛之後所作也然皆不謹小而疑周公之所致也故成王深悔乎耳是故辛螢我芽之也桃蟲我信之也于蓼我集之也皆其自取耳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士華曰朱子以爲未見有所報者然歟曰振古如茲豈非祈乎殺犧牲而續古人豈非報乎且此或古昔所傳也若說詩者必以詩中文語名篇亦已泥矣彼酌與賚般又何嘗取詩中字也即今之詩亦有不涉題者而況於古乎故小序不可輕改也載芟之言不亦復乎曰載芟二句言耕也千耦二句言耘也侯主以下言餉也兼耕耘而言之也有略以下申耕之事遂及其稼矣厭厭其苗申耘之事遂及其穡矣爲酒爲醴以下則言祭祀賓客養老耳皆所以祈其如此也良耜亦有序乎曰大抵不過言耕耘所獲以報社稷乎耳其饟伊黍亦兼耕耘而言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盛德曰何以言靈星曰靈星且有尸況于宗廟乎夫高子疑孟子時高叟也而猶釋詩序焉故曰詩序其來遠矣告濯告充告潔者何曰禮也儀禮有此文或曰靈星門名此祝祭于祊之意也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劉銑曰何以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曰先祖以酌而取天下後王養天下不外乎師此酌耳嗚呼此制禮作樂於成王周公之世猶純熙而用大介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云何曰天命武王綏萬邦屢豐年如此之匪懈者蓋以其初桓桓武王保有厥賢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故皇天始使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眷之如此之匪懈也君奭曰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咸劉厥敵昭武王惟冒其是詩乎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與善人也衛曰傳以爲頌文武之功者何如曰此或武王時之詩春秋傳編以爲大武之三章者自後世而云也故書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然其本皆文王勤止之所賚也然則諸臣受封嘗者思繹文王之德而報之不亦宜乎是武王之意也

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編曰何以云般曰般猶般桓般樂也夫周王巡狩裒時之對斯以爲般亦異于後世之般樂佚遊者矣柄故曰般其太平之盛乎所以終周頌也或曰般亦周遍之意也允猶翕河者何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可知其位矣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也士昂曰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廣也二章遠也三章篤也四章正也本也是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力篤則馬雖倦歇又奮作正則馬無不可徂也皆思伯禽之法所致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德盛曰夙夜在公而飲酒奚其道乎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亦辦治政事也故下兩章止言夙夜在公以兼明明也蓋在公有時而飲酒也其或祭畢之燕養老之禮饗賓之事歟

然願有歲以福民有穀以貽子孫則亦莫非明明之致耳矣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世輔曰泮宮主文而言獻功以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故一章言往泮宮也二章之伊教三章之順道言修文也以言教也四章之德孝言本也以身教也以下則皆其效耳皆修文之致也然虎臣以將言也多士以羣帥言也徒御以卒言也飛鴞之興言淮夷亦夫人之心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編曰其序奈何曰自閟宮有侐至土田附庸言魯之所以有也自周公之孫至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言僖公祭祀而獲福也自公車千乘至復周公之宇頌僖公修戎事西懲荊舒東來海邦淮夷南荒徐宅故居常與許能復周公之宇所以克享先祖而獲福也自魯侯燕喜至黃髮兒齒言僖公安處善樂循理以修其身遂能刑寡妻順父母以齊其家宜夫人庶士以治其國期常有邦國也徂來之松以下則言僖公作廟之美以安先祖所謂閟宮者宜乎其然矣皇祖謂羣公然歟曰言於后稷之上者即后稷也言於周公之下者即周公也羣公不言可知矣郊廟之祭奚別乎曰龍旂承祀至享祀不忒總郊廟而言也皇祖后稷至降福既多以郊言也周公皇祖二句以廟言也然是事也在詩魯人之所頌在春秋則爲夫子之所貶也壽而臧者何曰壽而不臧苟生耳臧其考終命之謂乎三壽者何曰鄭氏三卿之說其有所傳乎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壽胥與試者何曰言其壽皆以黃髮台背爲驗也俾爾昌而大以下不亦復乎曰申言昌熾壽富黃髮台背者萬有千歲如

一日也。其下三章。乃其實耳。朱子曰。皆頌禱之辭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鄭曰。那。意柔何曰。言和敬也。故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鞉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其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

烈祖。祀中宗也。穀曰。詩首稱烈祖。末言湯孫。而以爲中宗者何。曰。其以及爾斯所乎。爾。蓋止中宗也。若以爾爲今王。則於文未有貫也。祀中宗而言烈祖。究其本耳。其下云何。曰。既載清酤以下。言主祭者之和敬獲福也。約軧錯衡以下。言助祭者之和敬獲福也。其曰湯孫之將者。猶曰皆湯之孫而奉祀親之也。豐年云何。曰。有豐年。使諸侯備物以來假來享耳。安知爾爲中宗乎。曰。序必有所受矣。

玄鳥。祀高宗也。奚謂乎。曰。自玄鳥以至武丁孫子。言高宗之所以盛也。言自湯至武丁孫子。其諸王受命不殆者。惟武丁耳。武丁孫子以下。則其所謂不殆也。是故四海諸侯皆建龍旂。承大糦。來假祁祁。以至於邦畿。非武丁不殆。能致是乎。孟子所謂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者。此也。

長發。大禘也。衛曰。何言乎相土與阿衡。曰。商所以始有者。契也。繼之者則相土。商所以大成者。湯也。輔之者則伊尹。是詩禘其祖之所自出。伊尹其從與享之也。敍湯之事如何。曰。三章言湯德獲天以受命。四

章五章言湯政得人以受祿。其政則兼乎文武。皆所謂式於九圍也。式於九圍者。已有天下乎。曰、未也。言天下諸侯。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來取法。而總有百祿。皆帝之所命也。至六章九有有截。始言有天下也。不震讋竦如何。曰、言除惡之當也。蓋所謂奏勇也。何以先伐韋顧昆吾。曰、此助桀爲惡者。伐此三藥。桀可以自警而悛矣。不悛焉。斯伐之也。

殷武、祀高宗也。其義云何。曰、一章言伐荊楚也。二章三章言當伐之故。外而戎狄。內而諸侯。莫可抗王也。四章言能伐之美也。不懈稼穡。賞不僭也。不來享王。刑不濫也。故五章則言中興之盛耳。末章言祀之也。言其寢廟之盛。以見可爲不遷之主也。聲靈奚異乎。曰、言聲名洋溢。而神靈昭灼。皆可畏也。

毛詩或問

袁仁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騷壇嘗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髦之聲律揮麈雌黃頗可解也及譚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弗及歟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仆者之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若龍養珠一語在膺萬妄俱息及瞿然悍恍然得也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詩之精微心欲緣而慮忘口欲談而詞喪況形之翻墨之迹乎余且睢睢欲化之矣吳人袁仁書

毛詩或問卷之上

明　吳人袁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衞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其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眞所謂轉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譏其淺拙如何曰朱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既謂之本必係在家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言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也惟其服之無斁故私服汚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衣澣而再服曷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歸甯父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稼穡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服之絺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曰后妃雖不與國政而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

賢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役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福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卽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禽蟲羣處必相鬬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或問兎罝曰墨子言文王舉閎夭太顚于罝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毛傳云芣苢宜懷妊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其懽欣意味摹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思此字之悞也

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怒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既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飭

魚賴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踶有額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爲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爲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言成方即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蘩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蘩以供俎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益淑矣故陳止齋以家人之六二當之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憯憯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憯憯深于忡忡傷悲又深于憯憯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既見則心彌暢而不淫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只在有齊季女蓋所薦不過常物所用不過常器所奠不過常儀而惟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止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憂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芟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懼強暴也。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緎。五緎爲升。倍升爲纖。倍纖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縗。然則紃者、以絲而縫。猶在緎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斂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紃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畏。可勉而能也。退食而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紃者、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緝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沈下。況大夫之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遑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處。久而愈亟也。何斯人而違斯地。念之深也。而又曰莫敢或遑。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皆承遑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

其卽歸也。亦所謂義也。

或問摽有梅。曰、擊落之後。尙有殘梅。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吉日而行禮。蓋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蓋時淸世治。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也。

或問、小星賤妾進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遣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處處而歌。處卽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倏其歎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歎之聲。歎旣爲悲嘆。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雎鳩之關關。感鴞、吠厖。非桃夭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汚。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樕小木。可以爲薪。

野有死鹿。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況有女如玉。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脫脫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厖。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厖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

按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正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何彼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車服之盛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李言女德之美。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綸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囿騶虞于珍羣。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即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眞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葭生于

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五禽五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詩總之皆臆說也責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裏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如何曰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爲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頡頏三言音之下上咏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既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勖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弒逆而猶然勖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敍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竝無一字道及君弒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闇然矣

或問凱風曰衞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堅材春暮始葉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

則言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噓拂。入焉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天天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睆、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睆睆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益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與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惑也。我黽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菲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幷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爲難。同生不難。同死爲難。既黽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爾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當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始合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清。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清爲嫌矣。小渚曰沚。試觀止水中。則渭自湜湜然。其清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爲潔矣。魚梁與捕魚之笱。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爾新昏。毋去我梁。毋開我笱。閱、視也。此梁此笱。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

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己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睦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爲讎、既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鞫、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顛覆、卽恐鞫之事、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鞫、而比予于毒焉、毒蟲螫手速與驅除、比予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洸、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貽、莊子、竢詒數日、失魂魄也、塈、塗屋也、書、惟其塗塈茨、是也、言夫之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魂魄、而我且肄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締造艱難、伊余來塗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日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成榛是也、苓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隰、一望青青、難辨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也、以錫爵惠及下賤、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窶者、窘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窶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慽聚之時。今交徧謫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蓋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惟髮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曰特、則孤獨之操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令。謙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冓云何。曰、舊註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冓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一句是刺詞。中間但述其象服之宜。鬢髮之美。眉目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絅袢、鄭氏訓絅爲去。訓袢爲袢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絅、系也。袢、無色也。蓋縐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尚絅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揆日。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

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籩實。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藏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今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爲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敍事也。馬不止騋。以騋爲貴。騋不止牝。以牝而生。獨騋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詩言騋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騋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誠實。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也。

或問淇澳。曰。大學云。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懽晏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王爲主。故不言刺衞而言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在王也。問。陳在衞之西南。而曰自伯之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

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言心痗、則又不止首疾而已也。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或問、黍離、憫宗周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爲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既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噎、則窒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周人憂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蓆。敝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予授粲。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憂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遵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褰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墠、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子衿、序以爲刺

學校廢也。揚之水、序以爲憫無臣也。野有蔓草、序以爲思遇時也。朱傳皆以爲淫奔之詩。則所謂止乎禮義者何在乎。而夫子又何爲錄之乎。曰、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而毛則舊矣。其言雖不盡出于孔門。而出于孔門者未必無也。朱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焉。亦幾乎無忌憚矣。況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則誣詩人縱佚之情。而悖夫子無邪之訓。其失不細也。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歌于大國之使之前。而宣子亦豈樂聽淫詩而謬贊之乎。季札聘于魯。叔孫穆子使工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季札所聽者、古樂也。而鄭風在焉。則諸詩固雅音矣。序說是也。

或問。曹氏、嚴氏、皆謂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然歟。曰、嚴氏云。蠅必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謂哀公悞認雞鳴爲蠅聲。而不依舊說。以此言詩。亦固矣。詩人借物寓意。嘗有將無作有。指實爲虛者。何拘拘也。畢竟舊說爲長。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故言雞既鳴矣。會集于朝者已盈滿矣。然而實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心在警惕。故聞其似者。尚以爲眞。向使雞眞鳴。則畏懼又何如耶。以蠅聲爲雞鳴。疑于耳而不敢安也。以月光爲東方明。疑于目而不敢寢也。心在夙興。故見聞皆變。此詩人善道賢妃心事處。昧爽之際。蚊蟲羣飛。則觸于目。薨薨有聲。則感于耳。而天眞明矣。非復曩

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盆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議則不可故曰無庶予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寢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謂甘與子同迷惑也予子猶言吾子憂之之詞也秦風婦憂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憂武王稱予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瞿瞿四顧畏遺訶責豈挈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誡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佃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驕而又驕則莠之凌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衆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忉忉怛怛耳候人傳云婉少貌孌好貌此合婉孌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丱言兩角如丱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韻書謂犬從穴暫出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味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躐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戴弁況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竝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

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而刺之不指陳其惡而但曰古之田獵有盧犬令令然可愛也非愛犬也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訐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獜獜者健也盧重鎛者大銷也

或問葛屨刺褊也如何曰唐地陋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纖纖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卽裳之腰也褊卽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既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喻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掃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厚之至也糾三合繩繞纏之意

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爲伐檀者之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盡職爲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爲樂猶以無逸爲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勵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

事。無不入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譜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患之來。又當思之。蓋與利當先慮其害。造福當先慮其禍。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能矍矍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適體。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雖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惕然驚。凜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愉。偷取之以爲樂也。繼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訟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

而得見此良人乎。良人、夫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故又嘆此女子當如此良人何。言未得嫁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終不肯苟合。斯其所以爲唐風也。一章言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言見此邂逅。邂逅、不期而遇也。則子兮子兮兩指男女。三章云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三星在天。乃始見東方。十月也。三星在隅。乃東南隅。十一、十二月也。在戶、乃正南。孟春之月也。

或問王事靡鹽之義。曰。言王事不可不堅固也。煮海而成者爲鹽。曬而成者爲鹵。鹽漬物。味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爲鹽。鹽則不如鹵之堅固矣。而王事非鹽也。豈可不盡力圖之而聽其不堅固乎。

或問葛生。舊說以予美亡此爲死于此。朱傳謂從役于外而不在。是孰得。曰。序謂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故以亡爲死。朱子反序說。故以爲從役于外。然觀百歲之後二語。是言今不得見。死而相見也。序說爲長。但此字不必指葛生蘞蔓之地言。葛生則蒙于楚矣。有物可托也。蘞則蔓于野矣。有地可依也。今我所美之人。而乃死于是乎。我不能如葛與蘞之有所依托。而今當獨處矣。此獨處也。誰之所與哉。故曰誰與獨處。言外有無窮之意。始曰獨處。猶言獨居。統晝夜而言也。繼曰獨息。即向晦入晏息之息。稍重夜矣。三曰猶且。則自夜而至天明矣。此情此恨。惟夏之日冬之夜爲難挨。相期百歲之後。會之于墓。而悽愴深矣。

或問采苓。刺晉獻公也。果否。曰。獻公內有驪姬。外有二五。殺太子。逐重耳夷吾。卒亂晉國。聽讒之效。史有明徵。朱傳不信而削之。過矣。苓、小草。苓生下濕苦葽二榮。亦生園圃。皆非山中所產。喻讒言之無實也。

或問秦風曰秦者岐豐鎬之地文武成康所造之邦也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于汧渭之閒號曰秦嬴及犬戎弒幽王秦襄公力戰勤王平王德之及東遷乃以岐豐之地畀秦始務耕戰而廢禮樂遂變先王之舊俗故車鄰駟驖小戎皆有尙力之意兼葭則傷其未用周禮終南則美其能取周地黃鳥之哀三良晨風之棄賢臣無衣之好攻戰渭陽之念母權輿之忘舊皆刺其廢禮義而尙勇力也然居文武成康之舊地因文武成康之遺民其發于詩者有事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其將有中國矣

或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曰此美之中有刺焉史記年表晉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古帝王學于有道者而穆公乃學于寺人始皇胡亥以刑餘爲周召此蓋基之矣由是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秦終亡于寺人之手聖人錄此若預見其禍者故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或問蒹葭之伊人鄭氏謂知周禮之人陳氏嚴氏謂指襄公朱子以爲不知何所指孰是曰鄭說爲長葭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秦處周邦遺教未泯襄公未習周禮國人未服然欲行周禮必求賢人故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也逆流求之旣遠而難至順流求之又宛在水中央終不可得親也

或問權輿之夏屋何物也曰夏卽禹貢羽畎夏翟之夏謂五色也蓋用夏采飾巾冪以靜尊俎也周禮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謂染夏者染五色也巾車氏孤乘夏篆卿乘夏縵亦謂帷設五采又童子之幘無

屋。夏屋施于賓筵。辟蠅穢也。國語云。出其事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是已。如此看。方與下每食無餘相應。舊說皆非。

或問、宛丘、刺幽公也。如何曰、幽公遊蕩無度。而國人刺之。不敢斥言其君。故但曰子。子者、大夫之稱也。湯、蕩古通用。而汝也。望、責望也。言子遊蕩于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之耳。不言其淫荒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諷切之者至矣。

或問、東門之枌、差字、原字、韻字之訓曰、玩下穀旦于逝。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註、浙飯米取其滓爲沐。是差者、浙也。孟子、接淅而行。浙乃濕米也。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浙而往也。舊註皆訓爲擇。文理不順。毛鄭以原爲陳大夫。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野。其說簡徑。越以韻邁。毛傳、韻數也。言頻數出遊。不一而足也。鄭箋乃謂韻爲總。朱傳後訓韻爲衆。皆非也。

或問、衡門、誘僖公也。如何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饑。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鮪鯉。娶妻豈必齊宋。苟肯任人。皆足與邦。不必皆聖賢也。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粗淺矣。

或問、東門之池、刺時也。如何曰、因其君之好色。而思得賢女以輔之。蓋淫昏不可告語。外此無策矣。

或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如何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此其失不獨在裘也。恣倦勤之心。紊上下之分。其言外之刺

深矣。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次曰狐裘在堂。則出而視朝者又退而在寢。終曰日出有曜。則惟見其遨遊而不復臨民矣。

或問、隰有萇楚。樂子之無知。朱子以爲不如草木之無知。可從否。曰、因上言萇楚。而以無知屬草木。似矣。然則無家無室亦屬草木乎。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追思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李氏曰。樂記。知誘于外。註、知猶欲也。然則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總喻欲耳。

或問、蜉蝣之掘閱。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閱、古穴字。管子所謂掘得玉是已。蓋飛蟻掘穴而出。千百爲羣。如飛雪然。久之翼脫以死。故曰朝生暮死。此以蜉蝣喻國祚之不長也。

或問、豳詩何不爲雅而爲風。又何不爲正風而爲變風之末也。曰、豳係周公之詩。遭變而作。故爲變風。其居末也。蓋尊之也。何也。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變之可正也。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或問、七月、陳王業也。如何。曰、后稷公劉居豳。此周家王業之基也。故周公陳先公所以教民足衣食者。首章其總綱。餘皆廣而成之也。首章前六句。言寒之須衣。故二章、三章、四章、皆說備衣之事。而五章則言其入室禦寒也。首章下五句。言飢之須食。故六章、七章、皆言備食之事。而末言乘屋也。末章言祭祀祝頌之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而引物記候。論食、則不言須食之時。而亦不記候。以衣必寒時所須。食則無時可闕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鄉飲之禮。必須其時。若其餘飲

食則不得記時也絲麻布帛衣之正皮裘則其助也黍稷禾稼食之正鬱奠葵棗則其助也言衣而必及寒向墐戶言食而必及索綯乘屋衣食之外居其最急也四章之末說纘武卒章之末說藏冰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之治教也備衣而言殆及公子同歸又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據公羊傳諸侯之女稱公子則公子男女皆可稱蓋豳民不獨自惜其無衣而尤供公家之衣也備食而以稼稻介眉壽以瓜苦食農夫豳民不獨足食而優老養壯各有禮焉至末章而獻羔祭韭稱觥祝壽則農桑之事畢而燕饗之禮行先王爲治規模可識矣紀月當用周正周七月夏五月也流火乃日永暑火之火此詩以豫爲主故當流火之時而卽爲授衣之計餘皆然

或問鴟鴞曰一章言罹其變也二章言闔之豫也三章言作之勤也四章言懇之深也忠而勤憂而切其鴟鴞乎

或問東山勿士行枚解者以枚爲銜枚之枚是乎曰非也程子曰枚歷也勿事行伍經歷言當歸也問熠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朱子以宵行爲蟲孰是曰皆非也熠燿當爲燐燐乃野火非螢也問鶴鳴于垤曰此一語而兼二事也蟻知將雨故封其穴而爲垤鶴知將雨故企于垤而長鳴非謂鶴食蟻也問有敦瓜苦曰瓜苦卽苦葉之匏可涉水者西北俗多繫匏以涉故懸栗薪之上以乾之

或問破斧銚銚是何物也曰銚者釜類事見采薇銚亦銚之別名變文以叶韻耳斧所以析薪銚所以炊食皆行旅所需者今以久役于東遂破缺矣舊謂銚爲鑿屬銚爲木屬誤

毛詩或問卷之下

或問、雅之正變如何。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之正也。自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也。六月以後。小雅之變也。民勞以後。大雅之變也。按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自平王東遷。則雅亡而春秋作矣。故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幽宣。六王皆居豐鎬。自六月至無羊。宣王之變小雅也。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變小雅也。自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也。自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也。瞻卬及召旻。幽王之變大雅也。

或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而後盡其心邪。曰、承筐者、非在幣帛也。藉是以將吾敬也。鼓瑟吹笙而和不盡於絲竹。承筐是將而意不盡於玉帛。此人之所以好我也。興以鹿鳴者何。曰、鹿得草。則呼其類以共食之。故以興君之宴下也。既言鼓瑟吹笙。而又言吹笙鼓簧何。曰、瑟則鼓之而已。吹笙之時。又鼓動其笙中之簧。由外而動內。以氣而鼓聲。和豫之意。樂告之情。皆在言外。周行云何。曰、統御臣民之大道也。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德音云何。曰、示我周行。卽德音也。由衷而言。則言卽爲德。實踐而言。則言皆爲德矣。何以爲孔昭。曰、不獨啓一人之蒙。而聞者皆朗然明暢也。視民不恌者何。曰、凡不以善言教民者。皆薄視其民者也。則儆云何。曰、有道者。不矜飾于言詞。動靜威儀。執非至德。故君子不徒聽其言而已也。於是而法之以爲準。於是而儆之以爲行。飲食燕會之間。有觀

慶浸灌之益可以知鹿鳴之旨矣。何爲其和樂且湛也。曰、彼好我而示以德音。我敬彼而是則是傚。此和樂之所由生也。有序乎。曰、始而好我。示我周行。是相愛而樂告也。既而式燕以敖。則從容款洽而獻酬顯示之益。不徒在于言矣。終而燕樂嘉賓之心。則不徒禮貌之相娛。口體之相奉。而以心悅心又在德容之外矣。

或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舊說、文王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詞。然乎。曰、非也。直文王作歌以勞使臣耳。我心、文王自謂也。憫其勞苦。始而傷。終而悲也。我心傷悲者。示其憫下之情。不遑啓處者。述其賢賢之苦。是用作歌。亦文王自謂也。言我爲是之故。特作歌勞汝。汝可將我此歌告母也。母之恩愛偏多。而於子之出也。懸望尤切。故上言將父將母。而此獨言母不及將父者。父母雖同。而情之所鍾。父猶可解。母須曉告。使之釋然也。

或問、君遣使臣而以皇華起興。何也。曰、使臣之出也。常欲其光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言煌煌者、草木之華也。于彼廣平之原。下濕之隰。而煌然有光矣。亦欲使臣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耳。每懷靡及者。望道未見之心。諮謀度詢者。好問好察之事。凡此皆求盡其職而不辱君命也。將父將母。其義若何。將有三解。將者、奉也。詩百兩將之。是也。又將順也。相如傳。補過將美。是也。又將從也。郊祀歌。九夷賓將。是也。三解皆通。而義不與焉。

或問、棠棣、鄂不韡韡云何。曰、鄂者、跗中之華。不者、承華之跗也。棠棣一苞數萼。故以興兄弟之同胞。原隰

裒矣云何曰原隰謂兄弟之所葬也裒與漢書坯土之坯同謂聚土而爲墓也凡人之情生則慕死則已焉懷兄弟之情死喪尤亟故葬于野則相求而匪襄顧恤有不能自已者矣況烝之義若何曰況情也烝衆也朱以爲發語詞者謬也

或問晏朋友故舊而三言伐木何也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前後相應故以與朋友也出自幽谷者何曰谷者沮洳鍾水之處山泉之所衝也鳥鳴嚶嚶卽倉庚也羅願云倉庚黃鳥冬蟄谿谷田野之中以泥土自裹至春毛羽復生舊坼而出李子田云黃鸝秋蟄則以泥沙自裹入深潭中至春則出故曰出自幽谷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也於父舅言羜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湑酌鼓舞云何曰父舅尊其禮嚴而隆兄弟卑其情樂而暢按文可覩矣

或問天保獲福之言何其繁也曰前二章言天之福吾君而山阜岡陵及川之喻所以終上兩章之意也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而日月南山松柏之喻所以終四章五章之意也人臣愛君之心無已又何嫌其繁乎單厚者何曰古文單與殫通禮記歲既單矣郊特牲云祀事單出里疏云盡出助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皆訓爲盡厚厚德也德者福之本故將言獲福而先言單厚除字舊訓爲消受固未安朱子訓爲除舊生新然則福之舊者果可除乎曰皆非也除者授也卽除官之除戩穀無不宜何也曰戩穀盡善也卽單厚之意宜民宜人宜君宜王宜兄宜弟無所不宜言其德之懋也惟日不足何也曰滿招

損。謙受益。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心之虛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濯、言齋戒滌濯之潔。饎、言酒食。然乎曰、於義則通。於實則否。吉只是善。濯只是潔。儀禮有饎爨註、炊黍稷曰饎。言善潔以炊黍稷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奈何曰、以莫不興。貫下山阜岡陵。言其積小以高大也。以莫不增。承上川之方至。言其由少而增多也。言神而必及民者何曰、民者、神天之主也。君而求福。須自民始。世每自質而趨文。民貴由今而返古。故民以質樸爲美。大道至平。日用飲食之外。別無元妙。隨常受用。機智俱忘。此醇厚之俗也。無不爾或承何也曰、此句總承一節。日月則承其照臨。南山則承其靜定。松柏則承其蔭庇也。

或問、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略同。曰、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皆述其己事之勞而慰之耳。讀采薇、出車、杕杜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興。讀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衰。

或問、嘉魚、朱傳謂鯉質、鱒鯈肌、然乎。曰、埤雅、嘉魚、鱒鱗。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鱒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爲鯈而以肌屬上疏。謬極矣。元晦作詩傳。自謂無遺恨。而此等細處。已多淆訛。其可恨可勝道哉。

或問、南山有臺。章章起興。有說乎。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密。以興茂。枸楔長久。以興後。各有攸當也。其義云何。曰、輔慶源云。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萬壽無疆相應。萬壽無疆者。望之之詞。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

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而可願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蕃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或問蓼蕭之譽處曰、譽處、猶言游處。左傳、韓宣子之譽嘉樹。訓譽爲游。是也。非聲譽之謂。

或問車攻甫草、朱子以爲甫田。如何曰、非也。古甫與圃通。鄭有甫草。十藪作鄭有圃草。其證最明。國語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已。

或問鶴鳴序及諸說。皆以爲求賢。而朱傳反之。以爲陳善納誨之詞。孰得。曰、鄭箋謂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任者。後漢楊震疏云。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鶴鳴爲求賢。其說已久。必有所本。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彰。至聲聞于天。則益彰矣。初言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淵深而渚淺。言魚潛深處。或游淺處。喻賢人之無定蹤也。次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由淺而入深也。檀。美材也。檀之下有落葉。毋以落葉而棄美材。檀之下有惡木。毋以惡木而棄佳木。蓁猶檀所自落。喻賢人之逸行。猶放言自廢之類。穀則他木。喻小人之蔽君子也。

或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如何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逍遙。二章欲求一夕以爲嘉客。增重我也。三章欲其爲公爲侯。以用之也。卒章言賢者晦迹空谷。不復可見。止望其寄聲耳。極拳拳思慕之詞。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以青芻喂馬爲留客。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蠹逢一豆。皆

因馬以見人也。蹙音閑。牛馬食餘草節也。

或問、無羊宣王考牧也。如何曰、一章言牛羊之盛。羊之敗羣在觸。但言其角之和。而羊備矣。牛病則耳乾。但言耳之濕。而牛備矣。二章言其所以盛也。降阿、飲池、寢安、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于事也。三十維物。降者、飲者、寢者、訛者、物各三十。而爾牲具矣。三章言芻牧之相習。薪蒸以供爨。雌雄以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肱、畢升。見物知人意。而無事于追逐也。四章言牧事之詳。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夢以爲富庶之徵。以國之禎祥而驗于牧人之夢。徵貴於賤也。衆魚旐旟。知大于小也。

或問、正月、天夭是椓云何。曰、此天夭之悞也。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夭夭也。邕去古未遠。或得其眞。按夭夭者、少好之貌。謂貧民饑困。不能育其夭夭之子。以致椓喪之而不能牧也。

或問、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何也。曰、言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況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今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

或問、四月、先祖匪人。何也。曰、當亂世而詈先祖爲匪人。豈理也哉。大意言人或私邪。神必正直。我先、神也。非人也。胡甯忍我乎。或言先祖不以我爲人。亦通。

或問、大田有淪萋萋與雨祁祁。何也。曰、按呂覽引詩云有晻凄凄與雲祁祁。漢食貨志引詩與雲祁祁。雨我公田漢無極山碑文亦云。乃知漢以前皆作與雲。後悞作雨耳。蓋雨宜言降。不宜言與。韓奕云。諸姬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與雲無疑。

或問、賓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嬖近小人。飲酒無度。上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朱子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乃天子大射之禮。而燕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卽當列于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矣。

或問、魚藻之與有義乎。曰、與以頒首言王能爲天下元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與以莘尾。言王能爲後世垂法。與道同久而樂也。與以依蒲。言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及。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養。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爲安也。

或問、天子葵之。說者以葵爲揆。二字古不通用。奈何。曰、葵開向日。有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葵。取其忠也。王維詩云。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槿朝榮暮落。當朝時而觀之。則世上浮華頃刻事耳。況方習靜。又在山中。尙何榮華之慕乎。葵開向日。當露時而折之。則不及傾心于日。而有懷莫遂矣。況我清齋。又在松下。尙何而君之想乎。以葵喻忠。古詩多有之。不能悉也。

或問頍弁曰、按說文。規字作頍。蓋弁形圓如規也。今以頍爲弁貌。則誤矣。蔦者何物。曰、蔦、呂覽註引作葛。蓋蘿葛皆蔓延之物。故云施于松柏。毛以蔦爲寄生。朱因之。考之爾雅釋草。不載。兼松柏無寄生之草。

亦不得言施也。必誤無疑。

或問、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來無隆殺也。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鄭說本毛傳。似亦可從。解頤新語云。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

或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如何。曰、一章二章言地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而人事之難則因以見焉。初曰不遑朝。則居艱難之地而猶有思君之情。尙可說也。至不皇出不皇他。其苦極矣。有豕白蹢者何。曰、豕性負塗。其蹢雖白。常爲泥汚。今以久雨之故。道多流潦。豕往涉而濯濕。故見白蹢焉。雅云。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波。

或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盡棄序說。可從乎。曰、文王在上。序以爲在民上也。朱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然則其命維新。豈亦在文王既沒時乎。文王在民上。而美哉盛德。顯明于天。蓋高明者天之體。而文王之德。與天爲一。故於昭于天。是以后稷之舊封。而今受新命。爲天子矣。惟於昭于天。此有周之所以顯也。惟舊邦新命。此帝命之所以時也。陟降、鄭謂升接天下接民。在帝左右者。文王之心。昭昭對越。常若在帝之左右也。朱子謂文王沒。而其神在天。子孫蒙其福澤。則後世窈冥之說矣。亹亹亦非勉強之謂。文王至聖。德修罔覺。何待勉強。乃純亦不已之意也。蓋亹亹德之不已也。由德而起令聞。則不已之彰施矣。哉、始也。位、諸侯也。於是上帝敷錫。而始侯此文王之孫子。而文王之孫子。有本宗焉。有支庶焉。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此傳祚之不已也。載字與新字相應。不特此也。凡周

之士咸有不顯之德而亦世享其休焉此福祿及人之無已也至周士得祿祿永而文王之亹亹者盛矣故下又抽出周士言之周士以德而傳祿于後則云不顯亦世後人以位而纘德于前則云世之不顯世有此不顯之德矣其猶翼翼然敬焉我思美矣之多士生此王國天佑命于周而生則曰生此王國周有教育而生則曰王國克生此維周之楨幹矣多士本由文王德致而後生而文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牆非楨無以成國非士無以立其理一也緝熙二字毛傳只解作光明鄭亦以爲光明之德朱子始分緝爲續熙爲明至誠無息豈有接續之端陋矣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朱子以爲深遠之意此詩曰於昭曰顯曰緝熙與深遠無干當作敬看敬止大學引之以釋文王之止則止非語辭自其受封于周而各服乃事則曰侯于周服自其爲侯而服役于周則曰侯服于周將非行也裸將二字連讀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祼將註云酌鬱鬯以獻尸也乃祭之始灌地降神亦不可言酌而送之也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最可念也故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聿遂也德在我命在天相對而無歉始爲配命遏止也盡而不進之意義毛鄭皆謂以義理問老成人也朱始改問爲聞而意反淺矣無聲無臭其義最精文王動與天合則所謂儀刑者迺自聲臭所不及處而觀法之也萬邦作孚信文王之天德也

或問大明曰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也二章言文王之所以生三章言文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之明德受命也是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維予侯興謂惟

我以諸侯而與耳。侯與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爲維。則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或問。緜築宮室不言朝廷者何。曰。言皐門、應門、則朝廷在其中矣。但言門。而門內之朝廷不言自見。此詩人之善序事也。

或問棫樸。曰。言文王能官人也。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言得人以詰戎。四章言作八之本在文王。五章言作人之效也。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綱紀四方。追琢金玉。故能綱紀四方也。

或問旱麓言干祿。何也。曰。首章干祿。與末章求福相應。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而曰豈弟。則干卽無干矣。回邪也。求福者。得亦有命。失亦有命。若萌一毫覬覦之心。卽邪矣。求福而曰不回。則無求之求也。

或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如何。曰。首章專美太任。爲文王張本。惠于宗公三句。言文王能格神也。刑于寡妻三句。言文王能化人也。必罔怨罔恫。而後可刑于寡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雝雝在宮。承化人而言。肅肅在廟。承格神而言。地當幽獨。而亦若有臨。則肅肅者無間矣。心無厭斁。而亦有所保。則雍雍者不替矣。夫如是。故戎疾不必于殄絕。而烈假自至于無瑕。聞而能式。己有敬事之心。今不聞而亦式。則於寁若之時有常惺之念。諫而能入。己有虛懷之美。今不諫而亦入。則無待人言而取善無窮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豈今之人哉。乃古之人戰兢惕勵。常無厭斁。而得以譽

鼙多士也。蓋聖人之德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故以是終焉。初言太姒。則德成于一家。終言譽髦。則化及乎天下。

或問、皇矣、不長夏以革。可解乎。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與不大相對。夏、卽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革、卽革木之革。革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從出也。

或問、靈臺之辟雍。果天子之學乎。曰、自漢以來。皆以辟雍爲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子。文王辟雝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則知其爲樂名矣。蓋雍者、壅水爲池之名。作樂宜空虛。故于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學宮之中自有辟雝。非舉辟雝以名學宮也。

或問、下武之下。果文之誤乎。曰、非也。下言三后。文王在內。首句先言文王。則三后難通。以序曰、下武、繼文也。以文爲上。則以武爲下。宜矣。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繼文王。用武非其志也。此詩欲發明武王之心。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故曰下武維周。

或問文王有聲。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則自文王始之。前四章言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之遷鎬。文王之繼祖德而伐崇也。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方。故三章四章之言如此。然鎬京之宅。皆出于天。而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修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非徒然也。

或問、生民之履帝武敏歆者何。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托其迹也。瞻觀四

方迺眷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神具醉止。神嗜飲食。不必天實有口。特形容其降格之意耳。稷生于巨人迹。列子有是言。而司馬遷信之。其事頗怪。儒者不談。若止謂履帝武者。履帝譽之後。以躬往郊媒。敏、速也。歆、享也。敏歆、謂上帝速享其意也。以此解經。比舊說爲雅。然則帝譽聖夫。姜源正妃。配合生子。家之美處。何故詩中但歎其母。不言其父。且子之未生也。祭祀以求之。及其生也。乃棄之。天下有此理乎。今但依毛以敏爲速。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依朱履上帝之足迹。而不用其歆歆如有人道之感之說。則庶幾近之矣。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無人道而生子。燦師猶然。何必怪乎。

或問行葦。曰、前三章、言燕也。四章、五章、言射也。六章、七章、又言燕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讀儀禮。則知此詩之曲折矣。

或問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曰、毛傳訓壺爲廣。朱註訓壺爲宮中之巷。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參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溱溱耳。鄭箋、朱註、皆失之矣。

或問鳧鷖之旨。曰、太平之主。能持盈守成。而後神祇祖考安樂之。此鳧鷖之旨也。故成者、完其錫也。爲者、助其進也。下者、若自天而降也。崇者、若自上而尊也。無有後艱者、卽恆如是也。與以鳧鷖者何。曰、水鳥而在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

或問假樂。曰、美成王之德。全在宜民宜人一句。宜君宜王。亦承此句而言。惟其宜于民人。然後可以爲君。

可以爲王也。後二章、出其宜人者。以率由羣匹。出其宜民者。以爲民之攸暨。總是一意而推廣之。

或問、三軍皆單。何也。曰、按毛傳。三單、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郃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元以爲公劉遷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惟單而已。無羨卒也。此說未穩。當從舊解。

或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其義云何。曰、公劉、洞酌、卷阿三詩。皆成王莅政。召公作以戒之者。獨此詩繾綣反覆。有言不能盡之意。詩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惟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衆多喻吉士也。大意只欲王盡心屈己。求豈弟之賢而用之。豈弟君子者。乃篤厚純固厚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其責至重者也。微諷王不可遂周公明農之志。而亦欲其勤于求賢耳。俾爾彌爾性。凡三言之者。何曰、此一篇之要也。

按廣韻。彌、益也。類篇。終也。玉篇。徧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罔缺。曰徧。易言彌綸。春秋傳言彌綸。皆周備之意。故彌爾性者。卽中庸所謂盡其性也。衆解皆淺。

或問民勞。曰、此詩言無良言愔悆。言罔極。言醜厲。言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其終無所不至。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召公之戒深矣。

或問、抑、序以爲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刺也、朱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詞、孰是、曰、若爲同列相戒、則不當列之於雅矣、其詩曰四國順之、曰用逿蠻方、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皆天子之詞、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因以自警耳、其旨云何、曰、一章言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三章言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承上言天之降災、而欲其內修政事、外振威武也、此必自修身始、而言行者、修身之準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愼行也、九章至末、責王不聽言而喪國也、

或問、常武、三事就緒、何解、曰、謂三卿之事各安職業也、小雅、擇三有事、又云、三事大夫、周官云、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是也、首言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次章又命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曠官耳、毛箋以爲立三有事之臣、猶爲近之、鄭箋指爲三農之事、則大繆矣、

或問、召旻、草不潰茂、云何、曰、或以爲潰茂者、鬱芑不暢也、引呂覽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黃爲例、似亦可通、然詳本文草不潰茂、則文理不順、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或問周頌有序乎、曰、頌以頌成功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德與天同、溢于後世、周公師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故以維天之命次之、文王既道可爲法、而武王象其法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當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

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于廟。又嘗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侯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臣既進謀。君亦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以武王得用師之道。先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終焉。

或問封靡之義。曰。毛鄭謂封大也。靡害也。無大害于爾邦也。朱謂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二解朱爲勝。竊謂封者、封閉。謂客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侯人衆。奢儉不同。故兩戒之。

或問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句法云何。曰。舊註皆矣字絕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爲是。言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太王始開荒而闢之。彼民皆作而居之。作不獨在室。兼耕作而言。文王從而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故岐山昔日之險阻。今爲平夷之路矣。

或問、思文、陳常于時夏。其義云何。曰、謂常布此樹藝五穀之法于中夏也。篇中舉來牟以包黍稷。以麥先成熟。爲首種也。鄭箋以夏爲九夏之歌。朱註以常爲五常之道。皆非詩旨。

或問、有瞽有且。其義云何。曰、瞽且毛以爲敬愼貌。誠無所據。朱以爲未詳則陋矣。按說文、緺、帛文貌。又傳、緺斐、文章相錯也。通作瞽。然則瞽卽緺也。指文帛而言。且、說文、薦也。凡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卽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或問、陟降厥士。或以士爲人。可從乎。曰、訓士爲事。毛鄭舊說也。必欲以士爲人。則勿士行枚。將安訓乎。故知古訓不可廢也。佛時仔肩云何。曰、佛、輔也。不曰輔而曰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舊皆訓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任之也。

或問、酌、朱子以爲卽勺也。然乎。曰、勺是成王之樂。若此詩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則序以爲告成大武。得之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皆作單勺字。此酌字从酉。皆斟酌之義。而其事不同。恐不可以酌爲勺也。

或問、魯頌何以錄乎。曰、按詩譜。成王封伯禽於魯。後世政衰。國事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于淮。遂伐淮夷。僖二

十年修姜嫄之廟後魯制未備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以其請命于周而天王許之故錄魯之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問駉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思無疆頌其廣也二章思無期頌其遠也三章思無斁頌其篤也四章思無邪頌其正也蓋其本也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勇篤則馬奮正則馬無不可徂也

或問泮水曰按通典云魯郡迺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則泮迺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學宮爲泮宮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頖宮鄭元註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則頖宮非泮水明矣若此詩則因僖公建宮于泮水而頌之泮宮主文教而詩多言武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首二章述魯侯莅泮之儀三章之順道四章之德教皆文事耳五章之獻囚六章之獻功與七章八章之淮夷卒獲皆言其效也

或問三壽作朋鄭氏三卿之說有本乎曰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又書言無遺壽耆則三卿宜用老成人所謂壽也以三壽之臣而君與之作朋則君臣同慶如岡陵之固矣

或問商頌何以止及三宗曰商之創業者成湯中興者中宗高宗也書無逸亦稱殷之三宗功德莫盛於三王故頌之那頌成湯也烈祖頌中宗也元鳥長發殷武頌高宗也

或問思成之義曰鄭氏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此解殊覺費力且謂思其居處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

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此之謂思成。以解綏我思成。略通至下章賚我思成。則不通矣。竊謂神若不格。則所思不遂。神既來格。則所思成矣。綏者、綏此賚者、賚此。

或問。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何也。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呑之。遂生契。此事未必然也。史記因之。遂云元鳥翔水。簡狄取而呑之。朱子作傳。遂以爲實有此事。竊謂元鳥者。詩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故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若從天而下。尊而神之也。按毛傳原謂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朱不從而從史記。何耶。楊用修嘗與何大復論朱傳之謬。何曰、朱人於唐詩尚不能解。乃欲解經。眞是枉事。不如只從毛鄭諒哉。

或問。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旞者何。曰。鄭氏謂小球、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所執也。又以旞爲旌旗之旒。愚矣。球只是玉。非圭也。旌旗不得綴玉。蓋謂冕旒耳。袞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言湯撫有萬國。以成其尊。如冕之綴小球大球。爲諸侯所附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
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